



拾貳卷

好風

Wind Beneath the Wings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LLEGE OF 國際學院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閱讀能發現真趣及新奇
思考能打開心扉創造善與美

好風

Wind Beneath the Wings



序

好風好雨

風的力量莫測高深，最為人嘖嘖稱奇的，莫過於《出埃及記》所提及的風。摩西（Moses）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走到紅海，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危急之際，耶和華著「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用極強的東風，一夜之間使海水退去；他使海變成乾地，海水也分開了。」風力之強，足以把海水分開。

放在社會人事上，「風」也有不同的面相。詞條眾多：國風、學風、風塵、風氣、風味、風土、移風易俗、風流、防風、放風、捕風捉影、風馬牛不相干、風靡、風風光光、風風雨雨、風骨、高風亮節、風燭、風行、風采、談笑風生、甘拜下風、歪風、口風……

人自古就有趨善惡惡的取向，對有價值和有意義的「風」看得非常重要。《書經·洪範》首先記載了兩顆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看到箕星則遇風，看到畢星則遇雨。箕星相當於十二星座裡的人馬座，明亮時就會颳起旋風來；畢星相當於十二星座裡的金牛座，是帶來雨水的星宿。古時以前者為風神，後者為雨神。好風或好雨，是人心所向，各有喜好。好，是動詞。

「好風」一語也可在清代曹雪芹《紅樓夢》裡面的詩詞找到。《臨江仙·柳絮》這樣寫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蜂圍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這是詠柳絮的文字。詠物抒情，借物事表達情感和看法，夾敘夾議，情在物中，物在情中。上片點出場景、時節、景物。東風颳起，柳絮和蜂蝶看似亂紛紛，而事實上，沒有幾多柳絮會因此被風吹散落入水中，沒有幾多枝條因風而葬身於泥土上。下片寫有如千絲萬縷的柳絮，也沒有因為東風吹來而改變性格，仍舊隨聚隨散。柳絮的生命看似飄飛無根，而事實上，柳絮利用強風，把自己送上青雲天，拓展了新的境界。

如果說柳絮看似飄飛無根，則蒲公英更是生命力的再現。蒲公英花開之後，憑藉風力，在漫山遍野孕育新的生命。「好風」是生命不斷向前的助力和助緣。好，是形容詞。

出林間與入林間

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在其詩歌中，用「湖風」點化了人生：

玉山堆裡看冰山，
磐石當空意自閒。
懸渡崑崙難比擬，
湖風吹我出林間。

（〈黑湖〉）

玉山與冰山，磐石和崑崙自難相比擬，人雖持平常心，但也難免置身毀譽的大網之中。這時，幸好有湖風，把人間的相對性吹掉，因為山自是山，水自是水，本來無一物，境界自然最高。

本卷以「好風」為主題，各文章展現同學對所喜好的「風」和各種「好風」的不同詮釋。我

們按文章內容分類，把全書分為：

風起：好風推動社會積極向前

幡動：因風而動的持旗手

雲淡：潤物本無聲，只因風吹了無痕

不息：風華正茂，匯聚小城生命活力

《詩大序》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更重要的「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無論古今，風皆有很深刻的教化和教育意義，是個人以至國家的根本。

讀者喜愛哪些好風呢？讓我們走入林間吹吹湖風吧！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覓》編

目錄

Content

《好風 *Wind Beneath the Wings*》

4 序 —— 好風好雨 《寬》編

風起

- 10 借風點火 順性而為——專訪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
(教與學) 周偉立博士
- 16 溫風徐迴 草木發榮——專訪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首席顧問凌浩雲先生
- 22 逆風中的追夢者——專訪本土填詞人岑偉宗先生
- 28 走入尋常百姓家的孟蘭風俗——專訪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會董胡炎松先生及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博士
- 34 直掛雲帆濟滄海 乘風前行助青年——專訪乘風航總幹事
張勤成先生

幡動

- 40 細聽風鈴中的心語——認識園藝治療
- 46 凝固的美麗——在風潮中走自己最感興趣的路
- 52 風水學術談——專訪風水師劉國偉先生及香港浸會大學
宗哲系講師陳家富博士
- 56 風雨中的方舟——團契畢業營「避風港」感言
- 62 The Art of Copying: Palimpsest or Plagiarism?
-

雲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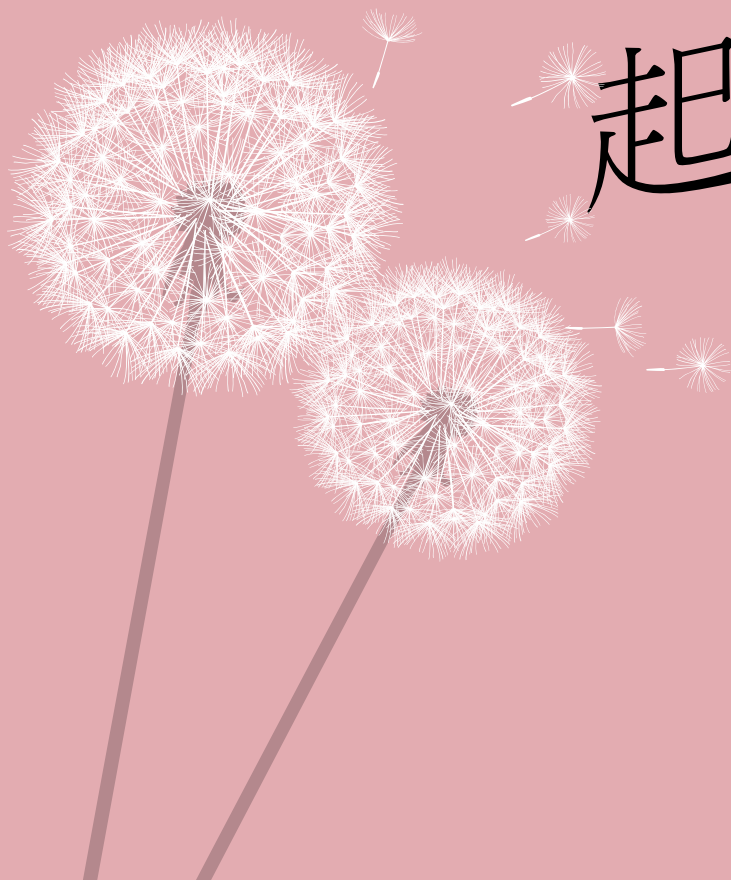
- 68 春風化雨 潤物無聲——專訪鄉師自然學校校長
(海星老師)
- 72 少數族裔的避風港——非華語學生的語文學習寫照
- 76 逐漸消逝的風景——探索香港舊屋邨
- 80 乘風歸去——海葬何價？
- 86 On How Not to Follow Nonsensical Trends in Hong Kong

不息

- 90 風華再現——專訪創新粵劇演員黃寶萱女士
- 94 舊物的遺風餘澤——專訪文具收藏家鍾燕齊先生和木器
雕刻師傅郭建軍先生
- 98 大風潮·小氣候——從本土電影看香港精神
- 102 讓「共享」成風——重拾合作互助的社會價值
- 106 The Trend of Superhero Movies: The Paradox of Protecting
and Destroying
- 110 The Trend of Evil Aliens in Hollywood
-

風

起





借風點火 順性而為

——專訪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教與學）周偉立博士

周偉立博士（下稱 Albert）於美國修讀博士學位，一直專注於教育及研究方面的工作。他到香港大學任職後，由於有機會接觸許多不同的行政工作，讓他更了解「教學」跟大學發展的關係，如課程設計與全球發展、拓展學生的學習經歷等，這些都成為他轉職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教與學）的寶貴經驗。

訪問及撰文：鄒秀清、何詠儀、高倩彤、杜曉敏（CIE 同學）



周偉立博士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教與學）。曾任教於港大心理學系，並曾擔任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通識教育總監和學生事務長。他在學生事務、通識教育以及課程活動設計方面有多年經驗。周偉立博士也熱心於社會服務，曾擔任與教育、安老、環境和廣播相關的政府委員會或顧問團成員，並義務為青年發展、文物保育和藝術文化等相關的慈善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服務。



Albert 闡述浸大「教與學」的未來發展，同時也讓訪問小組成員瞭解與自己相關的學習道路。

浸大學生踏實主動

提到浸大學生給 Albert 的印象，他一直笑不攏嘴讚道：「好啊，印象很好，十分好。」不論入職浸大前或後，他都覺得這裏的學生十分踏實，在語文能力方面尤為突出。浸大在他心目中是一間很好的大學，學風淳樸，學生亦很用心學習。Albert 曾接觸過很多僱主，他們經常給予浸大義工或實習生很高評價，例如有上海的公司主管，在接受浸大學生實習後，主動增加給浸大實習生的崗位，甚至直接聘請浸大學生。

Albert 認為現今社會對大學生的要求跟以往很不同，因為多元社會存在不同文化、背景、理論、看法等，學生要懂得互相尊重和學習，要具備包容心。在包容的前提下，才能好好運用思辨能力及理論證據，以表達對不同學術或社會議題的意見。另一方面，主動性也很重要。Albert 指出：「當同學們在學術方面有很強的求知慾和好奇心時，才會願意去主動學習。」而如何讓學生學習包容、主動學習，學校的幫助、學風的推動便起了關鍵的作用。



Albert 於「交流生告別派對 2017」與國際學生聊天。

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所以良好的學習氣氛能使學生更積極學習。Albert 提出學校需要營造良好的討論氣氛，例如演講論壇，或是提供學習和社交空間（如咖啡店）讓同學相聚討論，這些均有助促進更多學生交流。當然，除了自發性學習，若學生能多走一步，在外面見識一下，把自己學習到的東西和實際經驗連結起來，這就更好了。「學風像風一樣，都是看不到的。我們看見樹葉動，就知道有風。同理，我們看見同學

的學習活動，就知道學校的學風。」Albert 也認為同學就好比葉子一樣，當具備了良好條件後，葉茂蔥蔥，青翠潤澤，好風憑借力，就能飛上青雲，學風也就能彰顯。

「教與學」藍圖的三大方向

Albert 表示浸大「教與學」的未來發展，將會有三個大的方向。第一，就是培養學生的創意，創新思維。因為社會不停變化，很多新的事



在訪問期間，Albert 友善親切的笑容帶動了整個談話氣氛。

物湧現，社會上的工作再不能以單一思維應付。Albert 指出，在他讀大學的年代，修讀土木工程的学生，只要埋頭計算如何能建好一幢建築物即可，然而現在的社會卻會要求一個工程師去區議會被公眾諮詢，去考慮保育問題、考慮建出來的建築物與周遭環境的協調等等。因此，作為一個好的工程師，在現今世代就要成為擁有多元能力和知識的專業人士，其他職業亦如此。同學可以多嘗試連繫不同範疇的事物，培養創新的高度，才能適應時代所需。此外，討論也很重要，有時候獨自思考，不比一群人湊熱鬧亂說一通要好，就如劇本創作，有時要一群人一起想才好，多聽別人說話也能引發自己思考。

第二，就是要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我們都知道交通的發達和互聯網的通行，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放眼在我們這個世代，要處理的問題都是全球性的，所有社會問題都是跨地域、跨國界、跨宗教、跨政治的，例如全球暖化、全球能源危機等。在未來的社會，我們可能要在不同地方、國家工作和生活，因此學生要懂得如何跟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合作。有研究報告指出，很多現在的工種在未來十年至十五年間便會消失，未來會出現很多我們意想不到的新工作，新一代可能要經常轉行，甚至在不同國家工作。作為全球化的公民，國際視野和胸襟是很重要的。



Albert 希望浸大學生可朝著「創新思維、國際視野、服務學習」三大方向發展。

那麼，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意和國際視野呢？這就是第三個方向——「服務學習」。Albert 表明，要有「創意」，同學的視野一定要很開闊，因為創意不是真空的，不可以閉門造車。同學需要累積和借鑒不同經驗，才能判斷某些事物的好壞優劣，適應不同變化。Albert 還指出服務學習有兩點很重要，一是培養學生對社會的承擔，從而建構世界公民意識；二是同理心，可以讓學生

從他人的角度思考。所以不論交流也好，實習也好，學生多見識外界事物，把課堂上學過的東西在實際環境下運用出來，一點一點累積經驗，是十分重要的。

以上這三個大方向並不是獨立的，必須互相作用，才能有助學生面對未來的發展。Albert 語重心長說道：「如果一個學生在大學裏所學的東西全部來自課堂，我會感到很可惜，有一種空入寶山，徒勞無功的感覺。」全人教育著重的是大學四年的整體經歷，課堂學習可能只佔三、四成，參加課外活動、同儕間的溝通、做義工或交換生等學習經歷，應佔更大的比重。Albert 雖然只來了浸大一年，但他於工作一開始就著眼如何更有效地讓學生達到全人發展。他提到浸大將會改革通識課程為「跨學科」學習，騰出七個通識學分



Albert 於春節聯歡活動中與國際學生一起品嚐傳統小食龍鬚糖。

讓學生選讀不同選修科，給予他們更大的學習彈性和空間。

默默無聲的「點火人」

許多人都認為現在的大學生都很冷感，當問及 Albert 時，他則十分不認同，他打趣笑道：「當你們很熱情地去做喜歡的事，三日三夜不睡覺也可以，但這個我真的做不到。」他認為現在學生其實不是冷感或無動力，只是他們當中很多人還沒有發掘到自己的興趣而已。Albert 分享了一個小故事：他曾遇到一個浸大畢業生毅然從香港踏單車到巴塞隆拿，沿途到別人家借宿，這是他一輩子也不會想到做到的事。這種能夠使自己無懼一切的「大膽」精神，就是屬於年青人的那一團火。所以 Albert 很想能擔當「點火人」的角色，找出學生的那團火，然後點燃：「不過，點完火就要快點走，因為你們的節奏太快，我跟不上來；二來，我的存在可能會阻礙你們。」Albert 透露自己年少時曾為研究一樣東西而眠不休，但現在他更著重的是細水長流，甚至坦言：「我希望在教育事業結束之後，你們能把我忘記就最好了。」這個點火者認為人生在世，很多付出並不一定需要被記住。他追求的並不是甚麼榮譽和地位，最重要是做出有益於他人的東西。☘



Albert 於香港浸會大學 60 周年校慶晚宴與學生合照。

後記

Albert 十分親切友善，令整個訪談充滿著歡聲笑語。還記得訪談前，我們一起問周副校長希望我們如何稱呼他，他就揮揮手笑稱：「不需要那麼正規，就像其他學生一樣稱呼我 Albert 即可。」訪談期間，他很有耐性地解答我們的提問，讓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在工作中燃點的那團「火」。



訪問小組跟 Albert 合照：（左起）鄒秀清同學、高倩彤同學、周偉立博士、何詠儀同學、杜曉敏同學。

凌先生希望透過社企讓大眾認識、進而欣賞弱勢人士的優點，同時也讓弱勢人士善用自已的長處。

迴盪風溫 榮發木草

——專訪社會企業商務中心
首席顧問凌浩雲先生

近年香港出現大量的社會企業，以幫助有需要人士為目標，成效顯著。社企就像是一陣溫暖人心的春風，將幫助弱勢社群的愛心化成種子，隨風吹送到不同地方，悄然發芽，期待有天蒼翠挺拔。凌浩雲先生（Howard）自 2004 年開設第一間社企素食餐廳，至今已協助超過三十多家社會福利機構成立社企，幫助過百名殘疾人士就業。履行社會責任、關心弱勢社群的方法有很多，有人選擇發起募捐活動籌募善款，有人選擇擔任義工親力親為，亦有人選擇加入團體為弱勢社群發聲，而凌浩雲先生則選擇經營社企作為貢獻社會的方式。凌先生為甚麼會萌生這個念頭？經營社企與一般生意有何不同？在凌先生眼中，最理想的社企是怎樣的？

訪問、撰文及攝影：吳倍瑜、李穎琳、王子慧、梁慧恩（CIE 同學）

經營的初心

凌先生憶及十多年前，在商業集團身居要職，不斷進修力求進步，上司讚賞他有上進心的同時，也好意提醒他需留意社會承擔。這使他醒悟過來，開始尋求履行社會責任的途徑。「我希望能找到更有效率幫助社會的方式。」Howard 指自己工作忙碌，又要照顧家庭，若以探訪形式服務社會，可幫助的人數有限，而他亦難以分身兼顧。因此他經過一番考慮，認為可善用工作上的經驗及做生意的智慧，經營社企，用更有效率、更適合的方式來貢獻社會——自 2004 年開始，Howard 便開展社會創投事業，先後開辦多間社企素食餐廳。

談及素食市場狹窄及社企不為人認識的問題，Howard 表示：「危險與機會並存。」他承

認當年起步時市場確實比較窄，但他覺得這反而是其特色。他以沙田新城市廣場為例，整個廣場有數十間食肆，卻只有一家中式素食餐廳，競爭相對較小，由此可見素食市場其實是充滿機會的。市場有發展潛力，那人手問題又如何？他認為創辦社企最大的困難是令各部門的專業人士明白為甚麼要僱用弱勢人士，若然他們只知道這間企業的老闆希望僱用弱勢人士，而不去深思背後的含義，這種不去了解的態度是無助解決問題的。因此他一直努力使各部門的專業人士與前線員工明白各自的特質與優勢，大家都是企業重要的資源，而非負擔。

Howard 指很多客人光顧旗下食肆時，並不知道這是社企。人們去光顧他的餐廳是因為「快、靚、抵、正」，純粹被服務與品質吸引；然後在

進餐時才發現員工是傷殘人士，更往往為其細心而驚喜。例如他們只需要觀察顧客倒水的動作，便能得知水壺剩多少水，自動自覺上前添加。顧客體會到這份細心，自然會欣賞他們。

人們往往本著「憐憫」、「同情」的善心幫助弱者，但其實「尊重」、「欣賞」比經濟援助更能溫暖人心。Howard 營辦社企的初心，就是希望形成一股風氣，讓大眾賞識弱勢人士的優點，同時也讓弱勢人士善用自已的長處。

信念的傳遞

凌先生指出現在很多商業機構願意聘用弱勢社群，社企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企業。但大企業很多時候只肯象徵性地僱用一兩位殘疾人士，而社會企業卻會主力僱用弱勢社群。他認為這是因為機構很多時候都只注重這個社群的「弱勢」，而忽略了他們也有「長處」。


因為經常幫助不同社企，Howard 有機會接觸不同團體，明白不同弱勢社群有各自的困難與需要，同時亦發現他們特殊的技能與優點。以 I.T. 行業為例，他指出此行業的員工需要長時間坐著工作，這讓他聯想到坐輪椅的殘疾人士，因而引伸出訓練殘疾人士從事電腦行業的想法。他



Howard 認為弱勢社群自有強項，例如自閉症患者極富設計天分，曾為社企設計購物袋以宣傳環保訊息。

分享其中一個例子——張世豪先生。張世豪因先天性大腦麻痺症只有右手能夠活動，目前正於香港浸會大學修讀高級信息統理學碩士課程。張世豪的例子證明了他的想法可行。Howard 也分享了旗下食肆的成功例子，他指出飲食行業比較願意僱用聽障人士，因為在樓面工作最重要的是眼睛，並不一定需要言語，如果在點餐的程序省略談話，聽障人士也可以勝任工作。他希望社企可以幫助弱勢人士找出他們的優點及價值，更希望社會能學習如何欣賞他們。

凌先生經營社企已經有十多年，見證著社企的認受性逐漸提升，無論是社企的數目，或是在傳媒的曝光率，在在證明社會大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與支持。他的心願是希望透過幫助不同機構團體成立社企，鼓勵更多企業聘用弱勢人士，形



Howard 認為辦社企最終的理想境界是「不再有社企」。

凌浩雲

凌浩雲先生於 2004 年開展社會創投事業，現任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首席顧問。他亦義務為香港及澳門不同的社會企業擔任顧問。除了協助社企尋找開業或擴展資金外，他亦在策劃、執行、會計、人力資源及持續發展等方面提供不同方案。凌先生曾協助超過三十多家社會福利機構成立社企，並先後開辦多間社企素食餐廳，幫助過百名殘疾人士就業。凌先生多年來致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貢獻良多，屢獲殊榮，在 2017 年先後獲頒香港特別行政區榮譽勳章、紅十字會及香港電台合辦的「香港人道年獎」。

成一個連鎖效應，帶動社會的互助風氣。他明白一間社企的力量有限，但全港有三萬間中小企，如果每間公司願意聘請一位有需要人士，就有三萬位弱勢人士獲得證明自我價值的機會。

作為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首席顧問，凌先生曾幫助視障、聽障、智障、肢體殘障及自閉症人士等，讓他們得以發揮潛能。他分享了數個例子，例如四肢傷殘的人士雖然缺乏工作能力，但仍可到中小學舉辦生命演講，鼓勵學生不要放棄生命；自閉症人士往往有過人的想像力，畫功甚佳，可以勝任設計工作；精神病康復者可以到他的素食餐廳工作，他們亦可以多吃素食，從而減輕壓力，對雙方都有幫助。這些例子讓我們明白，所謂弱者也有其過人之處，受惠者其實也能施惠，而眾生平等正是 Howard 的信念。

風氣的改變

近年香港社會氣氛欠佳，人與人的信任與關愛屢受挑戰，社企以愛心為本，此時此刻該如何繼續前行？Howard 認為社企的根源是「Give and Take」此一概念。當一個城市越不快樂，人自然就越想尋找快樂，而社企正好提醒我們，快樂來自於你可以付出多少，而非你擁有多少。他提出成功的社企有兩點需要留意：



Howard 認為社企正好提醒我們「快樂來自於你可以付出多少，而非你擁有多少」。

第一，終極的社會目標。Howard 舉例，餐廳聘請聽障人士時，目標不應是聘請香港所有聽障人士，或是開設一百間聘請聽障人士的分店，而應是希望大眾能多點關心聽障人士在社會上缺乏的資源，例如推廣手語發展。很多聽障人士覺得香港人不會亦未必願意學習手語，故為遷就大眾而學唇語，其實這樣往往阻礙聽障人士的學習進度。聽障人士為了遷就我們而犧牲自己的教育，很多時候到中三就不再讀書，甚至覺得自卑，難以融入主流社會，所以 Howard 希望透過社企帶出聽障人士的需要，令社會對聽障界別多點關心。社企的工作不應只著眼於人數或業績，而是能否讓社會作出改變。

第二，社企自身的能力。經營社企絕非易事，根據數據顯示，近兩成的社企在失去政府資助後

很快便結業，社企更不時要承受被人詬病浪費資源的壓力。面對這種狀況，凌先生覺得社企管理層與執行者十分重要。社企本身需要能夠自負盈虧，不能單單依賴政府的資助，社企的領導者更需要有魄力、毅力跟能力去自立經營，把握生意中的天時、地利，善用人才、資源，達致可持續發展。很多時候如果有太多社會包袱或者創辦人根本不是有心去經營，純粹是因為得到了資金，或是回應老闆的要求而擔當管理者的角色，這些企業是難以成功的。創業者的心是十分重要，所以 Howard 希望每一間非牟利機構、每個政府支持的項目都要找到一個靈魂人物帶領。

凌先生獻身社企多年，曾參與及幫助的社企不計其數，在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企應該是怎樣的？Howard 提供了一個讓人意想不到的答案——「不再有社企」。他的終極目標是希望在未來，人們不再區分社企與非社企，不再以有色眼光看待弱勢社群，社企和普通企業無異，全城無一社企，全城皆為社企。Howard 希望社會企業開設到一定數量之後，就不會再有社企。他期望中小企就已包含社會企業的元素，當社會對弱勢社群有更深認識，學懂欣賞他們的優點與長處，建立互信互助的關係，社企就不再是一個經營模式，或一個定義，而是一種態度，這不但是

社企的成功，更是整個社會的成功。

假如社企是一陣風，那麼弱勢人士就是顆尚未發芽的種子，但願風能把種子吹到一個適合它生長的地方，就如社企能引導殘障人士發掘自己的優點，找出能運用自己長處的工作，有自力更生的力量，發芽成長；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學會接納、愛惜自己。社企把關愛風氣傳播到社會每個角落，感染更多人互相支持、尊重、欣賞，喚醒整個社會的共鳴，讓每一個人都因重獲溫暖而歡笑，驅散冷漠的陰霾。☀



凌浩雲先生與國際學院同學合照。

逆風中的 追夢者

——專訪本土填詞人岑偉宗先生

訪問及撰文：鄭芷婷、鄧思曼、陳美玲、周芷蕙、陳奮勤、黃善義、馮倩茹（CIE 同學）
攝影：鄧澤旻（CIE 同學）

Andy Warhol 說過：「於未來，每人都可成名十五分鐘。」

岑偉宗先生得過無數的獎項，他的成功，相信是無可置疑的。至於成功的秘訣，他指出：「只要找到自己喜愛的事，便願意付出心機和時間，成功自然就在眼前。」

他認為想成名是一種慾望，希望受人注意，但成名與成功是兩回事，前者純粹追求自己想成名的慾望，而後者則將自己喜愛或擅長的事做好。對於現今流行 KOL 的文化，岑先生認為現在和以前成名方法已經不同。七、八十年代的人大部分都是在某層面做事出色，才會成名。以歌手為例，你必須唱得動聽，唱片公司才會為你推

出唱片，傳媒才會訪問你。但現今網絡盛行，你未必需要做事出色，只需要做事夠矚目、過癮、能引起話題，你就可以成名，而且不需靠娛樂公司，簡單地在網絡或社交網站開設戶口，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他認為以前成名的方式較為「正途」，現今卻較為稀奇古怪。



CUND 扮主流

現今部分的網絡紅人以「騎呢」作招徠，藉此吸引觀眾。往日以「怪雞」形式出名的人，只是曇花一現，不可與巨星相提並論。這些作品亦難以進入部分人的生活當中。岑偉宗以夏金城為例，指出電台甚少播放他的作品，若你不主動去接觸，他就難以進入你的生活當中。但現今網絡文化盛行，令這些作品能輕易進入你的生活，只要你上「面書」，就會看到這些作品，觀眾會誤以為這些作品是主流。面對這種風氣，岑先生有一個疑惑——「這些人或是他們身邊的人究竟知不知道這些風尚叫『怪雞』，有沒有人去提醒他們呢？」眼見時下CUND（怪雞）文化風氣盛行，岑先生指現今社會的包容令到美、醜變得模糊，甚至不再重要。他指出網民於網絡或社交網站的留言很多時未必是真正的意見，因為他們並不需要為自己的留言負責任。岑先生認為身為朋友應該好言相勸，並非盲目支持，一句「找到自己喜愛做的就不應放棄」，其實並非鼓勵。現今有不少人認為表達出不喜歡，給予「負評」，是對人的一種打擊，但岑先生則認為反映出自己的真實感受是對該件事或人坦白，未嘗是一件壞事。

談理想需有本錢

「只要找到自己喜愛的事，便願意付出心機



岑偉宗先生早前曾應邀到本院主持「憑歌詞傳意」講座，與同學分享文字創作心得。

和時間，成功自然就在眼前」這句話的確沒錯，但是否等於認同「找到自己喜愛做的就不應放棄」。岑先生認為需要因應自己的能力去選擇自己做的事。要找到自己喜愛的事，你需要走出自己的「安舒區」，大膽去嘗試新事物，且需要因應自己的能力去做。嘗試想一下：「你有甚麼條件去試？」岑偉宗以電影《打死不離三父女》為例，父親發現女兒的摔跤天分，故對女兒進行訓練，最後女兒取得冠軍。電影中女兒的摔跤天分是她們成功的條件，若她們沒有這個能力，她們根本無法取得冠軍。

青年抗逆力低？

近幾年，社會有不少的意見與聲音，指時下的青年抗逆能力低。岑先生指這個是「一竹杆打

沉成船人」的說法。他認為並非所有時下的青年的抗逆能力都是低的，視乎個人而定。他以最近一次製作舞台劇《奮青的樂與怒》為例，當時的演員均為中學生，編舞者問是否需要因應他們的能力，編排較簡單的舞步時，他們都說：「不需要！」其後這班年輕人不但沒有中途放棄，最終更做到編舞者所要求的高難度動作。另外，男主角本身的廣東話說得並不純正，他於排練期間苦練廣東話，結果演出的效果更超出預期。



電影《大上海》主題曲〈定風波〉獲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高世章（右）作曲，岑偉宗（左）作詞，張學友主唱。

粉末 vs 夢想

「只要為你活過，我就不是粉末。」（李宇春《粉末》）

現今社會，不少年輕一代都以錦衣玉食，追求「麵包」為人生目標，逐漸忘卻了追求夢想的決心。縱使有不少振奮人心的例子，但營營役役的日子卻磨滅了內心的燭光。既要追求夢想，又要平衡生活，兼顧兩者，在時下的香港，根本是一件關山難越的事。我們總渴望順風而行，能夠大學畢業和覓到薪金理想的工作，這已是時下年輕一代所謂的梦想。在天真爛漫的年代，「我希望成為一名出色的畫家、我希望成為一位能夠改變世界的科學家……」這些毫無雜念的梦想，或許隨著時代變遷已沒有人會記起了。很少人會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而願意逆風而行，不理世俗眼



岑偉宗

岑偉宗先生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著名填詞人，主力為音樂劇及舞台劇填詞，亦曾參與電影、電視節目及流行曲填詞工作。他曾獲得多個獎項，包括：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十字街頭〉、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定風波〉等。近年，他積極參與教育工作，到各大院校演講及出版書籍，分享填詞的心得。



岑偉宗期望新一代創作人面對時代轉變帶來的挑戰，繼續實踐夢想。

光。有時候，夢想如風箏，沉重的風箏不能隨風飛揚；輕巧的雖容易起飛，但當遇上強風反而容易吹走。即使能夠擁有無懈可擊的風箏，也端賴個人的控制技巧。我們要選擇優良環境和留意風勢，遇到強風時要遇強越強，不要輕易脫手。正如岑先生所提及，要填一首出色的詞，必先要鍾情於填詞這份工作。當你專注於喜愛的事情，自然會用盡心思去發揮，這樣，你便會更容易取得成功，水平自然會提高，這是作為一位填詞人必須具備的態度。只要離開內心的「安舒區」，夢想未必是不切實際或空話連篇，而勇於嘗試和追求實際的內容是不可或缺的。岑先生認為九十後的年輕人，應該要逆風而行，不要懼怕失敗，要勇於踏出第一步。但不要忘記追逐理想的同時，也要視乎能力與現實環境，避免訂立與個人能力差距過大的目標或局限自己的才能。人生總不可

能順風順水，追逐夢想更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過程或許有汗有淚，或許遭受白眼，挫折不斷。但緊記人生在世，有夢想、有所求，才不是單單一副軀殼。要為自己而活，我們不是「粉末」！

創作忠於自我

時下越來越多聽眾都傾向喜歡國語歌多於粵語歌，跟隨大眾喜好而填詞的創作人亦越來越多，只剩下音樂劇依舊以粵語作為首選語言。雖然現今潮流趨向以國語歌為主，但岑偉宗較為鍾情於以粵語入詞，加上粵語音節比普通話音節多，限制較大，更具挑戰，故他不會輕易以普通話字詞為填詞的首選語言。他也直言，與音樂劇團隊決定一首歌的題材時，主要考慮的是自己理念而非大眾喜好。但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實現夢



岑偉宗（右二）在北京出席「華語音樂劇未來發展」論壇。

想，難免會引來旁人的批評及奇異的眼光。岑先生引用自身經歷，帶出可以因應兩種不同情況而有不同應對方式。他曾經被經驗豐富的前輩批評，也曾被填詞知識淺薄的網民批評。在一次與黃霑先生的交談中，他批評岑偉宗當時的新作〈Do-Re-Me〉，指出這作品的創作手法是「佔便宜」、「走捷徑」，屬不可取的手法，而岑先生亦欣然接受批評，且在其後加以改進，使作品有更佳的效果。另一方面，有網民不滿他的選材用詞，認為他用詞過分深奧，而面對這樣的批評，他只是笑置之，並沒放在心上。岑表示：「網民不理解自己用詞的含意，亦在填詞方面沒有深入認知。」故他依舊採用自己的填詞方式及取材用字，而不作任何修改。他更指出，若當時因為順應網民意見而修改歌詞，他的作品便會失去原來的目的，且大大影響箇中的意義。

實踐夢想 迎難而上

隨著時代變遷，上一代和新一代創作人的創作方式亦有所改變。對於現代作品的看法，岑偉宗回應：「現在的作品無論取材還是創作手法上都有新的發展。」上一代的創作人主要以「簡單」為主，故運用的旋律和節奏都較為簡樸且單調。新一代的創作人，由於需要配合時代的變遷，因此需要以複雜多變的方式進行創作，故新的作品

節奏及旋律，都較為繁複且多樣化。此外，他亦指出：「簡單的字詞與音符已經寥寥無幾，所以作品才需要以新的方式和更獨特的手法呈現，從而吸引更多聽眾。」可見新一代創作人面對時代轉變帶來的挑戰，不但沒有卻步，亦沒有放棄，反而迎難而上，最終朝著另一種方向，繼續實踐夢想。

岑偉宗在其中一個填詞作品寫道：「依然擁抱當初的想法，沒有夢想的人享受不到花樣年華。」正正提醒我們毋忘初衷，那怕身處逆境都要永不言敗，否則夢想永遠都只會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烏托邦！📖



岑偉宗與同學合照。

走入尋常百姓家的

孟蘭



胡炎松先生出席九龍城潮僑街坊主辦的孟蘭勝會。

風俗

——專訪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董胡炎松先生及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博士

香港是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談起與鬼相關的節日有西方的萬聖節和中國的盂蘭節。盂蘭節是中國傳統的節日，俗稱鬼節，現已被國家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據佛教經典《盂蘭盆經》記載，佛陀弟子目連的母親在生時作下惡業，死後墮進餓鬼道，要無止境地承受飢餓之苦。為救母親，目連聽從佛祖的指示，在七月十五日，準備飯菜、百味五果、香油等物，以供養各方的高僧，這樣便可超渡母親。自此，人們就在每年七月十五日供奉盛載不同生果、飯菜的盂蘭盆以回報父母恩情，盂蘭節亦因此而來。時至今日，在香港，每年七月，不少人都會去街邊燒衣紙，老一輩的人更會勸小孩子早點回家，並囑咐人們晚上不要穿紅色衣服，否則會遇上鬼怪。但為何萬聖節會帶來歡樂，盂蘭節卻會這麼嚇人？盂蘭節對香港人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得悉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會董胡炎松先生及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博士決定要把盂蘭節重新包裝，讓它成為一個更有意義的節日。我們有幸能邀請兩位接受訪問，為我們打開盂蘭節之謎。

訪問及撰文：馮奕瑤、陸曉琪、黃海萍（CIE 同學）
攝影：陸曉琪（CIE 同學）
整理：陳穎雪（CIE 同學）

盂蘭節意義的再思

盂蘭節源自「目連救母」的故事，旨在宣揚盡孝的傳統美德，而盂蘭勝會的儀式，有為在生父母增福延壽，以及為祖先祈福，以報恩德的意義。至於出錢出力支持盛事的街坊商戶，更有修德行善、凝聚社區的功用。此外，勝會期間的法事，也有超渡亡魂、消災增福的深意。可是，隨著全球化的風潮，各國在文化及經濟上的互相影響也越來越顯著，西方的價值觀亦因此滲進香港年輕人的心中，使他們不再重視盂蘭這個中國傳統節日。

相反，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每年香港的萬聖節活動都能吸引不少青年人參與，例如海洋公園的萬聖節主題活動，大型商場紛紛以「鬼」為主題的促銷活動等。萬聖節明顯已變成一個商業活動。相反，盂蘭節並不像萬聖節那麼歡樂，甚至十分嚇人。胡先生認為，這種不同主要源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古代中國的帝王多會用鬼神作道德規勸，如行善的人會成為神仙，行惡的人會變成餓鬼，而且它的原意是宣揚盡孝的美德，因此盂蘭節有教化的作用，也比較嚴肅，並非一味遊玩。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最近出版了一本以盂蘭節為主題的通識教科書——《香港盂蘭文化與當代

社會》，並得到不少中學老師的重視，把它拿來作為通識教材。區博士表示，此書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重新認識盂蘭節，明白傳統的孝思精神，喚起港人對這種精神的重視。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出版的書籍。

以漫畫形式說明盂蘭節的來源及內容，增強吸引力。

現今的全球化是完全的西化嗎？這會導致中國傳統節日的沒落嗎？現今青少年崇尚西方文化，喜歡自由民主和創新，認為中國文化守舊保守。對此，區博士並不贊同，他說：「其實，青少年對不同的文化仍持開放態度，只是他們會以個人愛好選擇參與不同的文化活動，當然這些愛好會受不同的因素影響，例如明星效應、朋輩關係、生活環境等，因此，青少年會較多與朋友一起參加熱鬧的文化活節，如萬聖節和聖誕節聯歡



東頭邨盂蘭勝會盛況。

等。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若我們把傳統節日重新包裝，注入時代元素，相信也能吸引青少年。」

由於盂蘭節已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且它要表現的，其實是對親人的孝思，所以胡先生與區博士近年一直努力把盂蘭節普及化，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近年便積極地以嘉年華會的形式舉辦盂蘭盛會，吸引了很多旅客和本地人參加，並大獲好評。傳統的盂蘭盛會會免費派發「平安米」，寓意來年平平安安，而這包「平安米」在以前經濟不景氣的年代，對人們來說是救濟的物資。今天，需要平安米幫助的人已減少了許多，但仍有不少低下階層需要它。而且派米也能展示商會的博愛與包容之心，比只為狂歡一夜的萬聖節更有意義。兩位受訪者都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是需要細意品味的，可是全球化令西方文化

滲透至全球，人們都習慣了西方的快餐文化，已沒有了細味傳統文化的耐性，也因此，今天有必要讓香港人再思盂蘭節的意義。

掀開盂蘭節的神秘面紗

盂蘭節在多數香港人的心目中都是神秘的、不可冒犯的。皆因每逢七月十四，家中的長輩總會告訴我們許多民間禁忌，如：「游泳會被鬼拉走」、「穿紅衣會引鬼注意」、「戲棚第一排是給鬼坐的」……。胡先生和區博士兩位專家都認為「七月禁忌」只是無稽之談，他們都表示，泳客只是因不小心而發生意外，跟日子無關；而紅色也不代表不祥，盂蘭勝會多以紅色為主調，又怎會有不吉祥之意？至於空出第一排座位，其實是留給資助盂蘭勝會舉辦的鄉紳們坐的，目的是為免一些不懂規矩的婦孺亂坐而已。

重尋孟蘭節對潮州人的意義

千奇百怪的「禁忌」，使得孟蘭盛會有它獨特的氣氛。這獨特的氣氛涉及鬼神，人可藉這節日一起向鬼神祈求，彼此聯繫。五十年代起，潮籍人士湧入香港，他們多居住在擠迫的徙置區和簡陋的山坡寮屋內，經常要面對颱風和山泥傾瀉等災禍，因此，每年一次的孟蘭勝會便為潮籍人士提供了一個向天祈福、同鄉相聚的機會。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男女老少都會參與孟蘭勝會，當時的氣氛非常熱鬧。會中除了有祭拜仙人、祈求風調雨順的法事和神功戲外，許多潮州人都會藉這個機會與同鄉見面或結交朋友，所以勝會就恍如一個嘉年華會般，能增加社區的凝聚力，以及提升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到了八十年代，政府開始推行市區重建，新市鎮一個接一個的落成，人們漸漸搬到新社區居住，孟蘭勝會的發展便開始走下坡。直到現時，孟蘭節與年輕人之間的連繫變得越來薄弱，加上城市的高密度發展，令孟蘭勝會難以覓地舉行，其發展規模亦因此大受限制。

有見及此，胡先生希望推動「將群眾帶回社區」的計劃，藉在不同地區舉辦孟蘭勝會，讓群眾重回社區，這不單可讓孟蘭節再次受到重視，

也可吸引不同年齡的市民參與，藉此維繫街坊鄰里的感情，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歸屬感。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亦於二零一五年開始舉辦孟蘭文化節，活動內容包括用不同的展板介紹孟蘭節，以及與孟蘭節有關的習俗活動，如：「搶孤」競賽等。

加入現代氣息的孟蘭活動

「搶孤」是孟蘭勝會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活動，有人會在空中拋下祭祀的用品和食物，任由市民揀拾。在貧困的年代，孟蘭勝會無疑發揮了救濟貧苦的功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生活水平漸漸提升，溫飽已不再是生活上的問題，市民對祭品的需求大大下降，「搶孤」活動的熱鬧情景不再，甚至以安全為由被取消。為了不讓這個有意義的活動消失，潮屬社團總會已把這活動優化及規範化，今天的「搶孤」已變成一個年青人的比賽活動，隊員要用「孤承」搶接福米包，勝出的隊伍可獲現金。此外，「競標」亦是孟蘭勝會中的重要環節，過往，競投的物品多為香爐、福祿壽像、鏡畫花瓶等，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競標物品已改為各式各樣的電子產品，如：手提電話、電視機等，活動內容的修改除了配合現今社會的潮流發展外，也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將這個傳統節日好好地傳承給下一代。



孟蘭文化節中的「搶孤」競賽情況，參賽者手中拿著的就是「孤承」。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近年積極透過與學校合作，使年輕人認識孟蘭文化。今年已有幾間中學在校內推廣孟蘭節，在校內舉行「搶孤」競賽，當中更不乏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和招收南亞裔學生的學校。隨著電子科技普及化，軟實力也成為推廣孟蘭節的渠道之一，為了迎合年輕一輩的口味，胡先生計劃以微電影、手機應用程式、虛擬實境等創新技術宣傳孟蘭節。來年，總會還打算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舉辦孟蘭節相關活動，將孟蘭節推廣到全世界，使這項國家級非物質遺產得以保存。

或許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孟蘭節就像西方的萬聖節，是個鬼節，不過，如果孟蘭節像萬聖節般，成為大型商場或主題樂園的噱頭，那麼將會變得毫無意義，胡先生不想讓孟蘭節變得世俗化，他希望人們能理解節日的真正意義，繼而作出反

思，所以潮屬社團總會近年一直積極舉辦不同的宣傳活動，希望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參與孟蘭盛會，使孟蘭節成為一種世界語言，也讓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被世界認識。☞



後排左起：胡炎松先生、區志堅博士、李慶餘老師。
前排左起：黃海萍同學、馮奕瑤同學、陸曉琪同學。

直掛雲帆濟滄海 乘風前行助青年

——專訪乘風航總幹事張勤成先生



課室——一個現代年輕人並不陌生的地方，與之一同浮現在腦海中的，大多是排列得井然有序的座椅和寫滿文字的黑板，又或是年幼的自己抬頭看著老師的畫面。多少人知道，這種課室的模樣早從西方工業革命形成後，便一直維持至今，為了培養更多高效和服從性高的工人，教室桌椅講求排放整齊，代表權威的教師形象也應運而生，社會開始認為只有全盤接受授課內容的學習者，才會得到廣泛認同。即使在講求改變、鼓勵創新的今天，如此教與學的方式，似乎也是理所當然的。

訪問、撰文及攝影：成思穎、孫玉洋（CIE 同學）

風起，前行—— 創辦「乘風航」

四十年前，「乘風航」的創辦人菲臘尼爾博士和格雷貝爾先生提出「海上教室」的概念。在一眾支持者的努力下，他們將一艘被棄置在香港仔避風塘的客船翻新，從此，這艘船便載著學員和教練，正式開辦海上訓練的課程。

「乘風航」的工作人員一直希望培育香港青少年與他人攜手同航的共融精神，以助他們尋找人生目標，自我成長。因此，他們設計了一系列需要學員互相扶持的海上活動，諸如藉著「深海游泳」、「鏈繩滑降」，以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突破人們對於「課室」的刻板印象。這種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教育環境，何嘗不是一陣吹向教育界的啟發之風？

兩位外籍創辦人於1977年設立海上教室，起初以「Adventure-Ship」命名，寓意「乘著船勇敢地去冒險的非常時刻」。隨後更請了專家為帆船起名「歡號」，此後，這船便成為海上教室。在1997年出版的《Adventure-Ship 二十週年紀念文刊》上，筆者發現了1979年乘風航第一屆青年義工組織——「乘風航青年會」的照片，由此推想，可知早於1979年，這個海上教室便已正式命名為「乘風航」。文刊上更有當年參加青年會，學習「乘風航」如何運作的幹事——葉智仁先生的一句感言：「更有乘風遠渡百千個海灣，

多少晚霞伴我航」，它充分詮釋了「乘風航」的精神。

對於很多十來歲的少年來說，在「乘風航」教練和夥伴的鼓勵下，投入大海的懷抱，體驗種種特別的海上歷奇活動，實在是十分難能可貴的經歷和記憶。不論是四十年前，「乘風航」的創辦人菲臘尼爾博士和格雷貝爾先生，還是現今的工作人員，他們皆信「海洋具有自然療效」——

因為在訓練課程中，學員的生理節奏會配合大自然的節奏，身心會在不經意間得到放鬆，而且海風與海水皆可洗滌身心，讓人經歷心靈治療過程。在船上，教練總是真誠地給學員鼓勵。設計活動時，他們也會考慮學員在未來會遇到的困境，進而設計相關活動，讓學員在活動中找到突破困難的勇氣。例如他們會設計各式的跳海任務，讓學員從船上不同的高度跳進海中，挑戰他們的膽量，並鼓勵不會游泳的學員一同完成，目的是讓大家建立自信

及找到克服困難的力量。

百尺竿頭乘風行—— 「乘風航」的獨特價值

「乘風航」總幹事張勤成先生指出，在四十年前，當香港的中小學尚未興起多樣的陸上歷奇訓練時，「乘風航」已把遊玩性質的「遊船河」設計成有教育意義的活動，既重視航海技巧訓練，也策劃了需要團隊合作才能完成的海上活



學員在訓練過後，贈送給「乘風航」的書法作品。

動。如今，張先生依然認為，海上教室仍有其獨特價值，因它可讓學員親身體驗大海所帶來的震撼。此外，多變的海上氣候，以及參與海上訓練所需要的高度專注力，都可以給學員更多挑戰。某些怕水的學員，在參與相關活動後，竟樂意投入其中，不少學員更從中經歷了生命的改變。

張先生認為，最困擾青少年的事，並非讀書，而是如何結交朋友、與人好好相處。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不少青少年帶來挫敗感，令他們感到被排擠、自卑。有見及此，「乘風航」希望創造一個和諧的相處環境，讓青少年能打開心扉，互相認識，彼此交心。

張先生指出，他們設計的活動能讓青少年發現真我，如當他們要從全船最高處跳下來時，又或者要駕駛小氣船時，都會感到恐懼及無助。張先生笑言，有時「運動健將模樣」的學生，在要跳海時，才發現自身的恐懼與猶豫。相反，看似需要保護的學員，卻往往能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他們可以不假思索地擺脫因恐懼而產生的自我限制。所以無論同伴過往的表現如何，在面臨挑戰的一刻，他們才會表露真正的自己，而人與人的距離也會因此而收窄。

「乘風航」的工作人員與教練，都立志要發揚共融精神，成為青少年人生路上的同伴。張先生原先在懲教署工作，後轉為教師，這兩項工作都奉教育青少年的使命為主臬，目標是幫助青少年走上正路。恰巧張先生自己也喜歡水上活動，所以加入「乘風航」後，便憑藉前職的經驗，一展所長。

破舊立新—— 打破固有的標籤

社會不時標籤未能達標的學生，令這些學生失去學習動力，為此，「乘風航」決意要打破固有的「標籤觀念」。活動開始後，學員會互相吶喊打氣，在完成訓練後，友伴也會互相肯定。張先生指出，「互相欣賞」是共融精神的第一步。二十年前，「乘風航」初成立時，它的服務對象主要為殘疾人士、癌症患者、自我形象偏低的青年人和無法融入社會的人士。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乘風航」秉持醫治與支持的理念，打破「出海暢遊是小眾奢侈之事」的舊有觀念，在幫助學員獨立完成海上活動與融入陌生環境的同時，也致力協助每位不想放棄的人，予他們重拾融入社會的信心。

此外，「乘風航」近年也為許多新來港的青少年，以及較不願開放自己的同學提供海上學習機會。張先生相信，歷奇訓練可以令學員互相支持、互相欣賞。同時，訓練過程亦可幫助學員瞭解自己的極限和可能，可謂一舉兩得。



一位自閉症學員為感謝「乘風航」，親手繪製一幅圖畫，與導師們分享自己最喜歡的動畫人物。

長風破浪會有時—— 與青少年共同乘風破浪

在訪談期間，張先生多次強調「乘風航」「既是提供海上歷奇訓練的機構，同時也兼具教育者的身份」。他們營辦「乘風航」的目的，並不只是為學員提供一次歡樂或刺激的海上旅程，而是要讓學員在旅程中更認識自己和別人。訓練課程包含的「航前工作坊」、「航行時的反思」與「航後講解」，三者缺一不可。航前工作坊幫助學員打好心理基礎，航行時教練會鼓勵並指導學員面向大海，目的是令學員體會面對未知環境時的心理壓力，以及戰勝恐懼的成就感。而航後講解的目的，就要把船上的經驗轉化為人生的感悟——即使我們面對未知的未來，也不會畏懼。張先生也再三強調，推搪人生的苦難只會令人遇上更多的困難，海上訓練讓參與者學習如何克服恐懼，在經歷兩日一夜的旅程後，學員所學到的東西，必定比預想的要多。

訓練主任鄭樂芯小姐表示，「乘風航」並不建議學校（包括一般的中、小學）只推薦校內的風紀、領袖生等參與歷奇訓練，她認為，把不同想法的學生集中在一起，才可讓大家在海上訓練期間有更多和更深入的交流。「乘風航」的教練和工作人員會與孩子互動，進行隨和而不失認真的溝通，鼓勵他們在與人交往時轉換思考角度，並將這種思維應用在訓練活動中，讓孩子有所成長。面對一些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學員，她坦言教練不會從「必須說服」的角度出發，而是時刻注意自己的態度，尊重對方的觀點，同時堅持不傷害他人的原則，以身作則地向學員展示何為真

正的尊重與共融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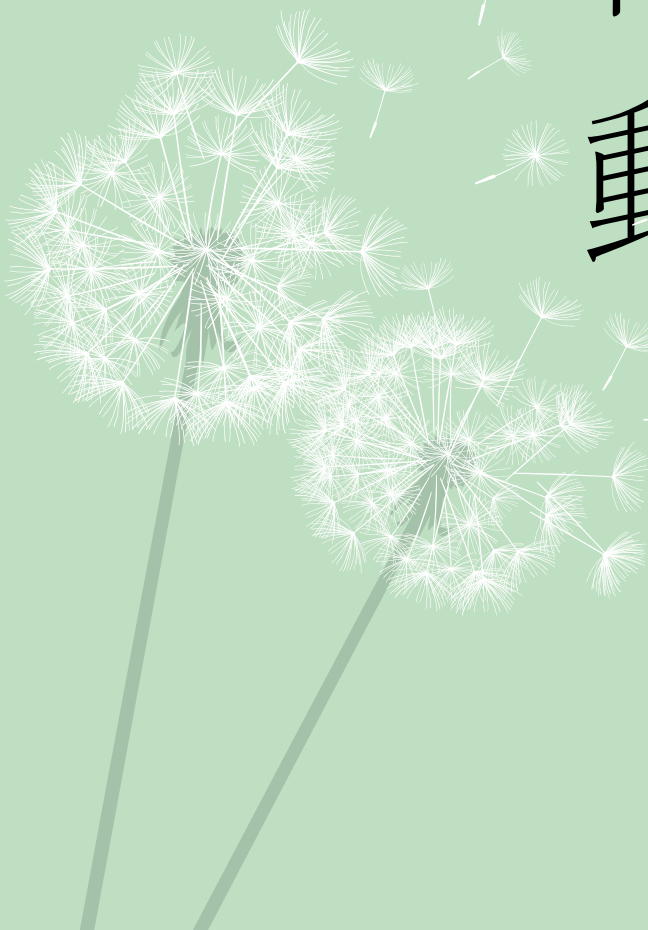
訓練主任兼註冊社工曾振威先生補充說，由於每位學員的成長和教育環境都不同，因此，教練的意見即使和學員不一樣，也不會過早對他們的人格和形象下結論。雖然現今社會的價值觀不斷在變，但人們對愛與尊重的訴求卻從沒改變。所以，曾先生希望學生在參與「乘風航」期間，能學習如何體諒別人。

展望未來，「乘風航」希望能為在偏遠地方生活、甚少接觸海洋的兒童提供海上訓練的機會。在多元教育的領域裡，接受教育的地方不再是一個既定的課室，教育也不只是課本知識的傳遞與接受，而是可以親身感受的經歷。☞



工作人員在「乘風航」大門前的合照。

幡動





細聽風鈴中的 心語

——認識園藝治療

若說風可以在炎熱天氣中消滅人們的燥熱，那麼，園藝治療就是消除人們浮躁心態的有效方法。我們希望藉著這次採訪，跟讀者分享參與園藝治療的過程，並讓大家了解園藝治療的宗旨和特色。

訪問及撰文：甘鐸滢、吳昊昕、李星菲、伍宇江（CIE 同學）
攝影：邱月兒老師

綠色元素 治癒心靈

梁美嫻女士 (Michelle) 及蔡家樂先生 (Paul) 是兩夫婦，他們都取得了「台灣 ACP 認證」園藝治療師的資格，他們指出，園藝治療的目的是治癒現代人的心靈創傷，所花的時間雖長，但心靈的治療，本就沒有捷徑。

據《花草柔韌·療癒力：病患長者及護老者園藝治療方案設計案例評估》一書所說，園藝治療是一種輔助治療，泛指透過學員觀察和感受植物的生長變化、色彩和氣味等，從而刺激他們的思考和記憶、激發對外在環境的感悟及對生命的熱忱，進而改善人的身、心、靈狀況。園藝治療強調「以人為本」，治療師會按照服務對象的個別需要和能力訂立治療目標，並特別注意學員在治療過程中所獲得的身心效益和自我肯定。

園藝治療包含四大元素，包括狀況評估、活動策劃、活動執行和效益評估。根據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出版的《〈心靈綠洲〉園藝治療實務工作手冊》所說，在狀況評估方面，園藝治療師會先了解學員的健康狀況、興趣、對生命的態度等，查找並辨識出對方的問題癥結。在活動策劃方面，導師會按照學員的狀況評估及能力測試的表現，為其度身訂造輔導課程。

園藝治療師在執行活動階段時擔當關鍵的角色，他們除了要帶動活動氣氛外，也要隨時保持頭腦清醒和靈活應變，以應對學員的不同需求。最後的環節是效益評估，旨在分析學員在參與園藝治療後，其身心質素有否提升，或能否達到課程預設的目標等。



《〈心靈綠洲〉園藝治療實務工作手冊》也指出，兒童、青年、長者、中風病患者、精神病康復者、酗酒者、吸毒者、住院病患者、自閉者的家長……都可參與園藝治療。總言之，不論你是否受疾病所困，還是有負面的想法和壓力，只要你相信並願意踏出一步，便能從治療活動中調節自己的心理狀況，讓壓力釋放出來。



Paul 老師 (左) 和 Michelle 老師 (右) 教導組員如何利用樹枝、花卉及彩筆製作獨一無二的風鈴。

製作風鈴 反思生活

風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了風，花草樹木才得以茁壯成長，人們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氣息。風雖然無味、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我們卻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能透過它聞到植物的芳香，也能藉著它聽到風鈴的碰撞聲。園藝治療就像風一樣，徐徐滲入人心，讓人舒緩情緒，能使人在陽光與綠蔭中，伴隨悅耳閒適的風鈴聲，讓煩躁的心靜下來，使身心得以平靜、療癒。

風雖無法透過肉眼看到，卻可以借助外物，讓我們感受它的存在。在園藝治療課中，我們藉著製作風鈴或風車，以體現風的意義——即使看不見，但仍然可用心來感受。在開始製作前，兩位治療師跟編採小組分享他們多年來從事園藝

治療的心得：他們認為，製作風鈴最能讓學員平靜浮躁的內心，讓人整理複雜的思緒。小組在 Michelle 老師和 Paul 老師的指導下製作風鈴，真的感到身體放鬆，心靈平靜，巴不得能化成那陣與風鈴相遇的微風。



在製作風鈴前，編採小組已採集了許多色彩繽紛、樣態各異的花卉。組員先組裝風鈴，把收集得來的碎花落葉點綴在風鈴上，並發揮創意，用心完成各自的作品。在製作過程中，我們重新審視平日的生活習慣，重新認識自己以及周邊的事物。我們常常捧著手機，只懂得沉醉在虛擬世界中，卻忽略了身邊的人與事。我們平日很少願意停下腳步，欣賞街上或馬路旁的花朵，這次的製作體驗，使我們沉澱下來，思索自己遺忘和忽視的周遭。

此外，我們運用聽覺欣賞微風吹拂、敲響風鈴的清脆瓷聲；用視覺觀察風鈴上的細緻裝飾；伸出手來用觸覺享受獨一無二的風鈴製作過程。我們又大口吸氣，以嗅覺感受鑽進鼻腔的清新花香。在製作風鈴的過程中，我們分享了自己的不同想法，於是在不經意間打開了心扉，放鬆了心情。我們也學習了欣賞看似不起眼的自然景物，從而調劑急促的生活節奏，在風鈴聲的伴隨下，得以洗滌心靈。

以園藝治療角度而言，要配合不同年齡和需求的學員著實不易，在考慮人數、環境、可行性等因素後，兩位園藝治療師皆一致認同，製作風鈴最適合同時聚集不同年齡及活動能力的參加



編採小組運用花瓣裝飾風鈴。



梁美嫻女士 (Michelle)

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碩士、註冊社工及資深輔導員，香港心理衛生會精神健康急救認證導師。



蔡家樂先生 (Paul)

香港嶺南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及全球職涯發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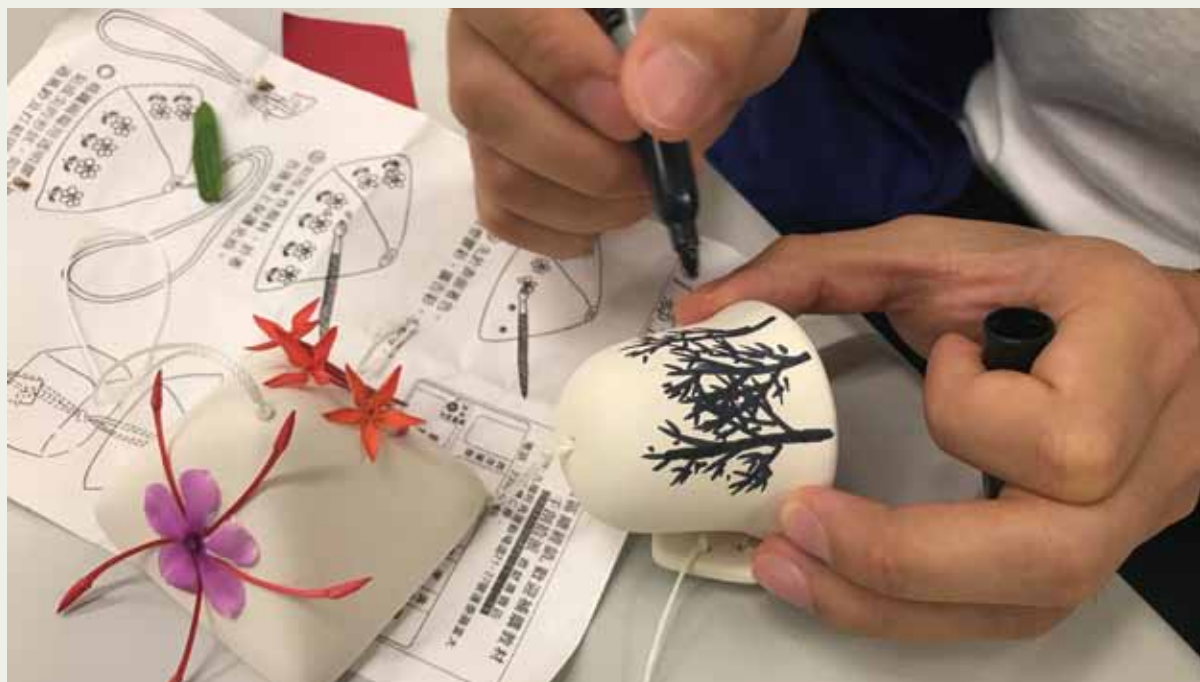
夫婦二人同為台灣 ACP 認證園藝治療師，現從事園藝治療行業，提供及統籌不同類型的專業培訓課程。

者，他們盼望有更多人願意參與園藝治療，體驗不一樣的放鬆活動。

回歸大自然 提升抗逆力

其實，接觸大自然只是放鬆自我的其中一種方法，但假若我們沒有這樣的意願，即使大自然再美好，也似乎跟我們無法接連。Michelle 老師和 Paul 老師皆認為，人有回歸大自然的本性，只是我們往往因為生活忙碌而忘記了。

我們如何可以多接觸大自然呢？兩位導師認為，我們可先栽種容易生存的植物。就香港的環境而言，大家可以考慮種植「左手香」，它有不少功效——如驅蚊、安神，也可摘下泡茶。由於它容易養活，不需要花太多時間照顧，就像紫羅蘭這種小盆栽，不需要整天照到陽光，就能綠化室內環境。在空調環境下，我們也可以栽種仙人掌、仙人球這類小型植物。另外，天竺、空氣草也很是個不錯的選擇，同時我們也可以利用精緻的小飾品，裝飾小盆栽的外觀。其實，在栽種和



裝飾的過程中，我們即在體驗自我放鬆的過程，讓忙碌已久的身心得到舒緩，讓心靈在不覺間有所寄託。

在治療的過程中，除了栽種植物及以植物製作手工作品外，其實還有「療癒花園」這個概念。「療癒花園」是花園裡的一草一木，以至花園內的鳥語花香，又或淙淙流水，都可為我們營造寧靜舒適的環境，讓我們感受大自然，甚至互訴心聲。這方法可理順我們的思維，達致舒憂減壓的目的。

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為例，院區內有多處景色優美的園藝治療空間，分別有一個生態花園、兩個空中花園、三個園藝治療工作場，以推動病房外的園藝治療。患者透過接觸和照顧園區的植物，體會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循環定律，看著植物發新芽、長葉、開花、凋謝，感受照顧者的角色，從而加強自我肯定，訓練和修補受損的身心。「療癒花園」不但有美化社區的功能，也能讓社區減少碳排放、舒緩酸雨等污染問題。☁

製作風鈴後的心語

園藝治療能讓人減壓、改善情緒和提升身心機能。它既能讓我們暫時擺脫忙碌的都市生活，也能讓我們體驗放鬆下來的舒暢。此外，園藝治療也能培養專注力、創意、自信心等個人特質，從而讓人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社交能力，因此，園藝治療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推廣。

編採小組親身體驗了這次園藝治療的過程（製作手工風鈴）後，對此一專業有了基本的認識。我們發現，園藝治療真的像人間的一陣清風，能令自然萬物生長，為焦躁的人間帶來無比清涼。此外，我們也從 Michelle 老師和 Paul 老師口中，聽到不少關於推廣園藝治療的困難和挑戰，這確實是一次新鮮、深刻而難忘的體驗。



邱月兒老師（後排左一）、Paul 老師（前排右一）、Michelle 老師（後排右一）與編採小組合照。



凝固的美麗

在風潮中走自己
最感興趣的路

現時香港的手作風氣漸趨盛行，人們對手工藝的興趣也逐漸增加，樂意抽出一兩天空閒時間和付出心機，親手製作工藝品，例如飾物、皮革製品等，以送人或自用，不少相應的工作坊及市集亦應運而生。在芸芸手工藝之中，押花藝術可謂最受人青睞。為此，我們有幸找來投身於押花藝術多年的森鈴植物押花學園負責人謝美華老師，介紹押花藝術及分享對現今手工藝興起和未來發展的看法。

訪問、撰文及攝影：黎汶懿、陳詠樂（CIE 同學）



謝老師在工作室內擺設了不少押花藝術作品。

凝固的美麗

押花藝術源於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時，不少英國人都喜歡把它作為標本，到十八世紀，押花繪畫開始流行起來。十九世紀後半期，上流仕女間開始以押花點綴聖經封面或把押花鑲在鏡框上，以作裝飾，是一種流行於上流社會的休閒活動。後來這種藝術在二十世紀傳至日本，日本人為它加入了東瀛特有的和風韻味，令押花更富美感。

押花的製作甚為複雜，製作者得先為花卉加工、脫水等，令花卉得以保持原色和形態，然後再用硬物如紙本、厚重書籍或專門的擠壓裝置，以排除植物的水分，透過滴膠和黏貼，讓風乾了的花卉凝固，以展現創作者的構思和設計。押花藝術品可以是首飾、風景畫、裝飾品，甚至是日用品等，也可以是一種植物或花朵原形。跟乾花和永生花不同的是，押花會被壓成扁平的形狀，再製作成各式各樣的飾品，能永久保存，而乾花和永生花則保留了花朵的形態及特質，大多作為花束般展出陳列，保存期約三至八年。

在興趣與維生之間的選擇

押花藝術早期只流行於日本、台灣、歐美等地，約十年前才引入香港，但當時未獲一般人接受。謝美華老師愛上押花，是因在台灣旅行時，參觀了一個押花的展覽，她笑著解釋：「第一次看到押花時，感到十分有趣，因為它能把花朵保存下來，也是一種藝術品，我十分感興趣，於是我的押花藝術之路便開始了。」

十年前，從事手工藝在香港被視作「家家酒」的玩意，很多人都不看好手工藝能夠成為一個人的事業或餬口的工作，因許多香港人都認為高學歷和一份安穩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若不甘於平淡，想另闢新路，以興趣維生，很可能只會換來

謝美華

謝美華老師於2012年5月於台灣修畢押花課程，並取得押花證書，隨後回港創立了森鈴植物押花學園，開辦不同課程，教導押花技巧和知識。謝老師亦活躍於不同工作坊和創意市集，也和不同知名品牌和志願機構等合作，擔任押花老師，對教導和製作押花藝術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押花藝術作品。

三餐不繼的生活。為甚麼在香港追求自己喜歡的生活會受到白眼？反觀在外國，人們把自己的興趣發展成工作，卻會受到鼓勵？說穿了，就是因香港人認為賺錢才是最重要的，興趣不能賺錢，所以只可當作消磨時間的玩意。事實上，即使能以手工藝闖出一點知名度，但要以此維生仍是件難事，因社會不單缺乏公眾平台以推廣相關作品，也因手作風氣和藝術氣息並不濃厚，故難以持久營運下去。

那麼謝老師為何義無反顧地獨自一人前往異地學習押花藝術，並以此作為事業？她坦言：「初

時我亦是抱著玩票的心態赴台學習。在台灣，有押花藝術的專業學校，當時我的老師提議我在香港開班教學，這可讓更多港人接觸押花藝術。因此，在學有所成後，我便回港開設押花教室，希望能把這種藝術傳播出去。」

父母支持成為自己生命的動力

謝老師坦言在台灣學習押花的日子有不少辛酸和血淚，除了要在短時間內熟記課程內容外，更要做作業及練習押花技術至夜深，陪伴著她的，只有緊湊的課程和孤寂，但她還是咬緊牙根熬過去，絲毫沒有想過要放棄。當然，家人無條

件的支持，也是她能撐過去的原因。她苦笑著說：「我辭去了穩定的工作後，家人都十分擔心，既怕一個女孩在台灣會有危險，也曾勸我將押花視作興趣會較好，但見我堅決要走這條路，便不再反對，且支持我的選擇。」她更笑言回到香港創業後，父母已沒有任何擔憂，放手讓她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更不時會幫她的忙呢！

謝老師認為，父母是否支持，對子女從事哪一個行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不少父母把自己的期望託付在子女身上，但這樣只會局限子女的發展。謝老師認為父母應放手讓子女做自己想做的事，並作為後盾默默地支持他們，這樣，子女才會真正的成長，過自己的人生。

2012年，謝老師在港開設工作室，並開班教授押花藝術。她認為以押花的方式保存花朵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笑著指了指旁邊的押花陶瓷碗碟，然後對我們：「最難忘的便是竟然有一名男子為了製作一套押花碗碟給母親而全神貫注，用心用力完成作品。以初學者而言，他的製成品更不輸給其他女生。他帶同母親前來觀賞作品時的驚喜表情，以及那位母親感動落淚的情景，都觸動了我的心弦，我永遠都忘不了。」原來透過押花，可以把人與人的關係連接起來。

手工藝者的現實困境

謝美華老師認為現今連鎖式店鋪眾多，禮品的款式變化不大，也毫無新意。相反，手工藝講求創意，每件作品都獨一無二，所以手工藝術品能脫穎而出。近年手工藝市場乘風而起。這也使未曾關注手工藝行業的人，開始留意相關資訊，並參與其中。再加上手工藝創作者努力推廣及傳媒的廣泛報道，手工藝創作便蔚然成風。



獨一無二的押花技術。

然而，潮流事物的更替極快，手工藝的風氣也一樣，在初起的幾年當然會受到注意，但熱潮不久就會褪去。手工藝術種類繁多，不是每一項都能得到大眾支持，手工藝創作者能做的就只是繼續參與市集，與更多的客人接觸，加強與其他公司、品牌合作，盡力把自己的創作推廣出去。可是，創作者往往單人匹馬，沒有大集團那麼多的資金和資源。若得不到支持，便難以營運下去。舉例說，由於資本不多，手工藝創作者的工作室或舉辦市集的地方，往往都是在工廠大樓裡，若不是特別關注這類資訊的人，根本就不會知道那天和那兒有市集，這大大窒礙了手工藝創作者的生存空間。再者，租用場地的費用也不少，由數千元至一萬元不等，這對於全職手工藝創作者而言，確實是一個負擔。若連基本的工作環境、條件都有所局限時，手工藝創作者又如何推廣手工藝風氣呢？


此外，手工藝創作者往往視作品為自己的子女，其用料及品質絕不輸給一些大型品牌的製作，但若宣傳和推廣不足，手工藝品便會無人問津。而且他們一直標榜的「香港製造」、「本土品牌」，也未必受人重視。在資金不足下，手工藝製品根本難以扎根於社會，這正正是手工業界所面臨的一大隱憂。



押花藝術製成品。



謝老師工作室一角。

對於有意投身手工藝行業的年輕人，謝老師認為年輕人可以多作嘗試，無需顧慮太多。因為人在嘗試過後，才知道哪條路最適合自己，才能決定未來要怎樣走。她也認為，年輕人不妨發展自己的興趣，因為不一定是穩定的工作才能賺錢，才能有好的前途。她說：「人生有很長的時間都是工作中度過，若不是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就會很痛苦。生活固然重要，但也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在兩者之間要取得平衡，這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走自己想走的路

謝老師創業數年，既有順境，也有逆境。她認為要堅持下去，最重要的就是個人心態。她創業時，抱著不需要賺大錢、達至收支平衡即可的心態。她當時只希望做自己喜愛的事，賺錢只是其次。這樣，她才能在盈利未如理想的情況下堅持下去。雖然每個月的生意額都令她十分擔心，但她已學會以平常心面對。即使這個月沒有多少客人，但可能下個月能補回。慢慢地，這小生意已能達至收支平衡，讓她可繼續創作下去。



左起：黎汶懿同學、謝美華老師、陳詠樂同學。

風水 學術談

——專訪風水師劉國偉先生
及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講師陳家富博士

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很多人都認為篤信風水是迷信的表現。不過，我們經常在電視節目裡聽到一些風水師傅對風水的看法，似乎都是有科學根據的。到底風水是迷信，還是科學？為了探究真相，我們訪問了兩位具代表性的人物，分別是蘇民峰先生的徒弟劉國偉先生，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講師陳家富博士，希望從他們的訪談中，找到宗教、科學、人生與風水的關係。

訪問、撰文及攝影：鄧凱丰、陳咏潼、林小芬、彭家洛（CIE 同學）

風水與迷信

「風水並不是迷信！」甫開始進行訪問時，劉師傅先為我們對風水命理這概念下定義。「正統的風水命理和一些宗教活動如拜神、祈福並無任何關係。其實風水命理和宗教活動是兩套概念。」劉師傅說風水學是從中國傳統的天文學引伸出來的一個系列，所以他認為風水是一門獨特的學問，甚至可視之為統計學或運算學，與迷信無關，但因這門學說在發展過程中，衍生出不同流派和學說，甚至與民間的迷信和神怪之事相關。劉師傅自言難以改變這些人的想法，只好謹守自己的職責，向大眾釐清風水命理的看法，並勸籲客人不要有迷信的想法，如他自己便從不鼓勵人攝太歲，「攝太歲只是心理作用，我從來沒有主動叫我們的客人去拜太歲，我們只是建議客人『宜靜不宜動』，提醒他們凡事小心謹慎。」

陳家富博士則從中國文化、哲學的角度來分析風水，他指出，風水並不一定是迷信：「其實早於《易經》成書前，中國人已經對這個世界運行的規律充滿好奇，他們早已開始探索人和自然如何可以互相適應、協調。《易經》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如何才能使人與大自然變得和諧，而這種思想也在道家、儒家繼承下來。」陳博士認為風水學民間化，正是促使人們把風水與迷信劃上等號的主因，他說：「當不同的概念，如風水命理，或任何文化、宗教，一旦流落了民間之後，為了滿足和適應了大眾的心理，都會逐漸變質。由於大眾關注的都是如何趨吉避凶、了解自己的命運、祈求自身的幸福快樂等事，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便會被忽略。風水背後很可能深藏着一套經

過深思熟慮的傳統智慧，只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和民間化後，最終成為今天人們把迷信和風水混為一談的局面。」由此可見，不論是風水師還是學者都認同風水背後藏著的，乃是中國人面對自然萬物，以至整個宇宙的深厚智慧。

風水與科學

有人會認為風水並不科學，劉師傅回應說：「其實風水學的源起是天文學，後加入一些算術和統計學的元素，成為現今的風水命理。」劉師傅指出這些公式有九成的準確性。劉師傅舉出「理氣」和「巒頭」這兩種方法，來簡略說明這些公式的運作。「理氣」是指按建築物的大門坐向作出算術的方式。「入屋看門口，禍福知八九」，劉師傅說一般建築物和單位的大門坐向甚是重要，他常以「九宮飛星圖」來計算客人的家宅：「這些星宮的排列甚有深意，它們表示不同的數字。風水師打開羅庚，知道你是坐哪兒向哪兒，以及配合客人的流年、八字等，就會算出不同的數字，透過公式運算，使可得知該住處是否適合客人，以及如何協助改善風水環境。」

劉國偉先生

劉國偉先生於英國修讀電腦計算機科學 (BSc (Hons) of Computer Science) 並取得榮譽學位，之後回港，跟隨著名玄學家蘇民峰先生學習，現為《信報》「面面俱玄」專欄作者，亦擔任多間中外機構、媒體與非牟利團體的風水命理顧問。

陳家富博士

1991年於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畢業，95年及99年分別在中文大學取得哲學碩士、宗教學及神學碩士學位，並於2002年在中文大學取得宗教與神學部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浸會大學宗哲系講師，教授科目包括：神學與現今社會、宗教與環境倫理等。



劉師傅認為車公廟背後有靠山，所以香火鼎盛。

至於「巒頭」，是指計算建築物附近的山形地勢而得知該處風水的方法。「香港某些寺廟香火鼎盛，因為它們全都是背山的，如黃大仙廟後方是獅子山，這就是所謂的『有靠山』。」

然而，風水學的推算和看法是否合乎科學？是否經得起科學的驗證？我們就此詢問了陳博士的意見。

陳博士認為，中國人最初的自然觀並沒有算術的概念，至漢朝才起了變化。「漢朝的董仲舒推崇儒學，並把陰陽五行的學說夾雜其中，為中國人的自然觀添加了神秘的色彩，也把《易經》的六十四卦術數化，這時，中國人才會以運算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和宇宙。這也使得一些預算、佈局的風水概念應運而生。」

陳博士又認為，傳統中國過分著重修身齊家的倫理道德觀，對數理的重視不足。「傳統中國人著重人與大自然的和諧，但這種看法並非科學

理論，當然，這套價值觀亦不是反科學的。那麼我們便不能從科學的角度去理解中國傳統的自然觀，甚或是風水命理。」反過來，陳博士建議人們跳出原有的思想框架思考風水命理。「風水原本的目的是要使人 and 大自然能夠互相配合。在傳統中國的宇宙觀而言，人是一個小宇宙，外面的世界是一個大宇宙，而兩個宇宙並非對立，而是互相關連。所以人應該遵守大自然的法則，並在大自然的規律下生活，而風水則是助人適應這個宇宙和自然運行的方法。」而所謂「理氣」、「巒頭」，其實就是助人適應自然環境的方法，這套方法可用算式來表明，目的是令人在大自然中，獲得最舒適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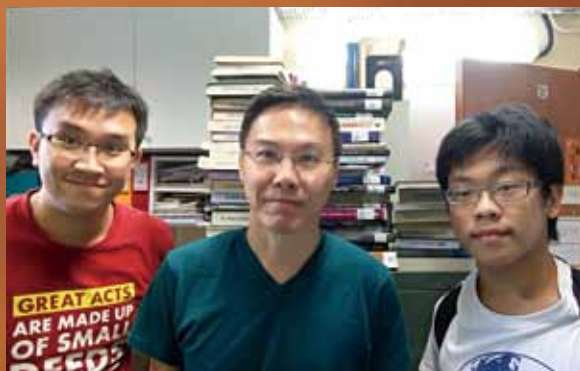
風水與人生

命運是否不可改變？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看法：其一是我們的命運早在我們誕生之時已被安排好，無論如何也走不出這個宿命，宿命論由是而成。其二是我們的命運是由不同際遇串連而成，而這些際遇是可以掌握和改變的，因此我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這情況好比西方的自由意志論。劉師傅比較認同宿命論：「其實每個人的命都是天生的，是好命就好命、壞命就壞命。可是人不會永遠好運或永遠衰運，人去到某個時候，就會自然而然的變好或變壞，無論怎樣強求也不可逆轉。」既然我們的命運早已生成，風水師的作用又是甚麼？劉師傅說：「我們的責任並不是為客人驅趕惡運，而是在客人原有的流年下去作出改善和提升，提醒客人在惡運時『宜靜不宜動』，幫助客人捱過困難。其實，風水師可比喻為醫生，責任是叫人預防、避免疾病（惡運），

而不是令人富貴發達。坊間有些風水師聲稱可助人轉運、改運，都是不設實際的，若真的可以改運，我想風水師第一個就把自己的運改掉，令自己大富大貴。」

陳博士表示宿命論和自由意志論都各走極端，故「不可一概而論」。陳博士指出，我們顯然不是絕對的自由的，例如我們無法選擇父母、家庭背景、天生的外貌等，而人作為物理上的存在也明顯受到種種限制，例如時間、空間的限制，既定的格局並不會妨礙我們展現自己的創造力。陳博士解釋：「動物完全受制於本能，牠們不能超越本能的限制，但人類卻可以。我們感到肚餓，但可能選擇不吃東西；我們感到眼睏，但可以選擇不睡覺。人類創立了文明和宗教，就是要不受自己的本能約束，越過大自然環境加諸我們的規限，以創造更多可能。」陳博士以籃球比賽作比喻，說：「籃球比賽中有不同限制和規則，如不能用腳踢等，如果這些規則全消失了，每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打籃球，我們反而不能在球場上充分展現打籃球的自由。正因有規則存在，我們才可以展現打籃球的自由，例如用假動作、帶球技術等。換言之，有限制，才有自由。」因此，陳博士認為人是處於命定和自由的中間，當兩者能夠有機地結合，我們就可在生命中找到意義。

陳博士又指出，人基本上享有極大的自由，基督教就認為人有自由意志，因此，人甚至可違反上帝的旨意，這樣看來，根本不會有命中註定這回事。人可靠後天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換言之，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看法又與風水學不同，值得我們深思。☪



鄧凱丰同學、陳家富博士、彭家洛同學

後記

通過這次訪問，我們明白風水命理乃中國人的傳統智慧，及其歷史演變，人之所以尋求風水的指引，是因人們難以預測或掌握世界或自身的未來，以致產生了無力感。風水師傅雖然可以給予我們有關未來生活的指引，可是，要活出精彩的生命，還是靠自己的努力。我們不妨笑看風雲變，活在當下，相信這樣，就是面對不可知的未來，也可樂觀地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



左起：彭家洛同學、林小芬同學、劉國偉師傅、陳詠潼同學、鄧凱丰同學、李慶餘老師。

風雨中的 方舟



——團契畢業營「避風港」感言

無論是風雨中不停趕路期間的驛站，還是悠悠征途中的停息處，
都可稱之為「避風港」——提供歇息的地方。

撰文：胡詠翹、陳軍銓、黃子鋒、陳津卉、黃曉敏、陳穎怡（CIE 同學）
攝影：趙加恩（CIE 同學）



畢業營大合照。

人與人之間的磨擦，常令人處於暴風之中；每天繁重的事務，也常使人處於壓力邊緣。在這個狂風暴雨的世代中，又有幾多人能暫停下來，回到「避風港」稍作休息？或許，有人會覺得世上沒有一個可以令人安歇的地方，沒有一個可以令人感到被關心的地方，也沒有一個可以令人得到幫助的地方。然而，在2017年5月23至25日，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基督徒團契（Christian Fellowship，下稱CF）舉辦的畢業營，就是一個能予人安歇和關愛的大專生營會。一般的大專生營會，多予人一種聯誼性質的感覺，反觀CF的畢業營會，卻帶給同學「家」的感覺。是次的畢業營以「避風港」作主題，希望營造溫馨、愉快的氣氛，為參加者帶來平安、美好而難忘的回憶。

學業中的「避風港」

兩年來，同學竭力於載浮載沉的學海中力求進步，好像難有一刻平靜安穩。其實，每當遇到

狂風暴雨的時候，神都會在我們身旁，不曾離開。這個「避風港」一直在我們中間，只是我們沒有細心留意而已。一眾參與CF的畢業生，都體會到天父在這兩年間的同在。平安，不是在避風港中，安安穩穩地讓人把船停泊下來；平安，是在困境中蒙天父一直牽引。有時天父會張開祂的翅膀，為大家遮風擋雨，讓自己的身體成為我們的避風港，讓我們在祂裡重新得力。

在CF這個大家庭內，團員互相關心，彼此互勉，是一個充滿愛的避風港。CF的團友來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背景，也各有各的個性：有健談的，也有內向的；有開朗的，也有安靜的；有信心堅定的基督徒，也有初次接觸信仰的伙伴。事實上，在CF這個大家庭裡，迎新活動只是讓新生接觸CF的第一步。其後，各成員會一直保持聯繫、互相支持，在兩年的學習生涯中，互相幫助，彼此學習。



畢業營參加者合照。各人都是 CF 的一分子，一同經歷了許多風浪。

CF 畢業營的參加者多為二年級生，部分參加者為 CF 事奉人員。這兩年來，他們在繁重的課業中，仍為團契籌辦各項活動（如期中營、每星期的聚會等），為的就是帶給別人祝福和喜悅。當然，活動籌委間彼此支持，大家共同進退，也體現了 CF 的「避風港」精神。

畢業營主題——「避風港」

2016-17 年度 CF 畢業營的主題為 Haven（中文為「避風港」），當中有兩層喻意——除了告訴大家，於畢業後可繼續回到 CF 這個大家庭，得到歇息的機會外，也寄寓同學在往後的人生路上，可在天父的翅膀下找到真正的「避風港」。

在畢業營會中，我們安排營友參與「密室逃

脫遊戲」，一件在密室中至為重要的道具——「日記簿」，為參加者逃離房間提供重要線索。日記簿內記錄著「期中營」（在 Semester Break 舉辦之營會）籌委當年籌辦營會的辛酸，目的是令大家重拾當時的回憶，並憶起在困難中，從上帝而來的幫助，以及彼此扶持的安穩感覺。

於營會的第二天，參加者就更深入地體會何為「避風港」。當天早上的天氣十分惡劣，整天都下著滂沱大雨（天文台於當天懸掛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然而，參加者在這樣的天氣下，在室內彼此分享深談、放鬆玩耍。外面雖有狂風暴雨，卻未見影響參加者的心情，大家享受在組內的相互支持，並由此而來的平安。晚上，我們舉行畢業營主題晚會，期間有同學分享信仰見證，

更有一群的已離校數年、繼續升學或踏足社會的學長、學姐，特意前來營地，一起參與這個晚會。他們雖已離校，但大家的心仍非常掛念 CF，希望了解 CF 成員和團契學生職員會的狀況，以及關心參與團契事奉的同學。

畢業營的舉行，代表同學將要結束副學士的生涯，但同學之間的友情是永遠不會完結的。在將來，大家即使各散東西，仍然可以彼此支持，可能是久違的一句 WhatsApp 訊息，或透過手機傳來一幀舊合照，這些都記錄著我們曾彼此扶持，也曾為對方懇切祈禱的畫面。對我們來說，畢業營不是一個終結，相反，它只是一個「分號」——因為即使環境不同了，但我們依然帶著基督徒的身份，一邊在新環境中為不同的人送上溫暖，另一邊則默默地想念著舊人，以禱告送上遙遠的祝福。

見證分享——彼此關愛、相互同行，就是我們的「避風港」

今年畢業營晚會，我們邀得兩位團員分享見證，他們都有類似的背景——曾在國際學院就讀，中途卻因不同的原因離校，後來又回到學院繼續學業。他們返回學院後，對信仰有更多和更深的體會，也明白天父藉外在環境令他們有所成長。



同學們在遊戲時，皆十分投入。



堅信於畢業營晚會分享見證。

第一位分享見證的團友是黃堅信同學。堅信告訴大家，當他再次回到學院的時候，認為自己只是孤身一人，但天父卻讓他在CF中找到「愛」，因天父透過CF讓他找到不少願意與他作伴、關心他的同學。團契成員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但仍能夠同心同行，確實是可貴的美事。當我們已經被學業和生活壓力磨蝕得身心疲累時，天父總會在我們身邊安排天使，上帝的愛總是不離不棄，讓我們知道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另一位分享見證的同學是阿J（梁晉熊同學）。對他來說，CF曾經是個傷心地，沒想到當自己再次回到團契中，才體會甚麼是「真正的同行」。阿J曾於三年前擔任CF組長，但當年，

因他不夠成熟而令許多組員離開了CF，這讓阿J十分自責。然而，在天父的帶領下，他終能從往日的稚嫩走出來，改變跟別人溝通的方式，並與各團員建立起良好關係。在過去的一年，他與CF的弟兄姊妹同行，學習如何在團契中彼此幫助，並與團員一同面對和解決事奉及生活中的種種難題。

我們相信，「避風港」是每個人都期望能找到的地方，而堅信和阿J都在CF這艘大船中，找到同行的友伴。就在CF這艘充滿包容的船中，我們學習一同面對成長中無可避免的孤獨和疏離，繼而互勵互勉地在主愛中成長。而信仰可令我們的心意更新、繼續在人生路上前行。



阿J於畢業營晚會分享重返團契的經歷。



同學們都留心細聽分享。

營友的「避風」感言

為何有一群同學，會在應付繁重的課業之餘，還願意抽空為畢業生舉辦營會？營友 Zoey（陳穎怡同學）認為，因我們中間有上帝的愛。作為二年級的學姐，Zoey 會在一年級同學感到迷茫、未知前路如何的時候（特別是剛到學院之時），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校園生活。如她會帶學弟學妹認識校園，告知新生如何使用校園各樣的設施等。更重要的是，她會抽時間和一年級同學聊天、關顧他們，讓剛到學院的同學感受愛。

另一位參與畢業營的校牧處同工一二（鄭國邦先生），覺得這兩年在學院的時光，就像一趟出海的旅程。在旅途上，我們在船上認識到許多

人，大家經歷了不同的波折、風浪。從互不認識，到彼此勸勉（如相互提醒，一起培養更規律的作息、自勉自勵的學習態度等），都是叫人難忘的經歷。營友也認為，在這趟旅程中培養出的友誼關係，往往比完成學業更寶貴，因為在旅程中，我們發現原來天父一直陪伴在側，祂引導整艘船向目標邁進，期間我們或許遇到風雨，但在天父庇護下，最終必然能安全到達避風港。

在這兩年間，我們遇上了不同的挑戰，也許會有灰心失意的時候，但我們相信這兩年的經歷，都有上帝的帶領和祝福。CF 祝願同學們在未來的學習或工作中，能經歷天父的同在，在每次經歷生活的風浪後，都能平安回到天父為你所設的避風港。✉



大家寫下了自己的志願和目標，盼望能繼續互相支持。



The Art of
Copying:
Palimpsest
or
Plagiarism?

— By Vanessa Wong Lai-hang (CIE Student)

Ever heard of Love O2O (微微一笑很傾城) or Wu Xin The Monster Killer (無心法師)? Both of them used to broadcast on TVB during primetime. These are well-known TV series from mainland China, scripted from novels.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amous works produced in mainland China. I bet most of us must have been a die-hard fan of one TV series or two for at least a brief spell in our lives. In this article I want to show the sickening trend of rampant plagiarism among these TV series in China.

Recently, two mainland soap operas become popular in Hong Kong. They are The Princess WeiYoung (錦繡未央) and To the Sky Kingdom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I would focus on the case of The Princess WeiYoung to give you some details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end of plagiarism. The Princess WeiYoung is originally a novel. A company bought the copyright of it then filmed it as a soap opera. The author of this novel is Qin Jian. Netizens found out that some chapters are similar with another online novel. Through their great effort, a website is built to integrate all the evidence of the plagiarism in this novel. There are two hundred and ninety four chapters in this novels but there are only nine chapters that are not plagiarized. The evidence list was released online before the soap opera was launched on TV. Although the situation of plagiarism are so serious in this novel, not many mainstream media reported this shocking news. Not many TV viewers are aware of how bad it is. Till

now, the author of The Princess WeiYoung still has not received any punishment he or she deserves.

In this case,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how the people treat plagiarism. First, the mainstream media did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ase of plagiarism, no matter it is To the Sky Kingdom or The Princess WeiYoung. It seems that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a weak sensitivity to plagiarism. Some readers know about the plagiarism but they would still read that novel. They would not even think plagiarism is so big a deal. And also, the law does not really protect authors.

There is a law about copyright in mainland China, which is called the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t us look at the article 1 of this law: “This Law is ena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protecting the copyright of authors in their literary,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works 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ated to copyright, of encouraging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orks which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building of an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ideology and to socialist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flourishing of socialist culture and sciences.” The aim of this law is to protect the copyright of works. We can see the word “works” in article 1. Article 3 defines what “works” is. “Works” in this law include the written works. It seems like this law can protect

online writers but the answer is no. Although online novels are the “works” in this law, it is still hard to deal with cases of plagiarism. There is a grey area. The law do not show people what plagiarism is in clear words. Here is article 10 of this law: “the right of exploit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muneration, that is, the right of exploiting one's work by means of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broadcasting, exhibition distribution, making cinematographic, television or video production, adaptation, translation, annotation, compilation and the like, and the right of authorizing others to exploit one's work by the above-mentioned means, and of receiving remuneration therefor.” Here is the question, what is reproduction and adaptation? If I copy the entire chapter of a novel, that is definitely reproduction. If I copy the entire chapter but change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that is still reproduction. What if I just use a paragraph of the novel, is it reproduction or adaptation? There is no guideline about how to define adapt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the case of *The Princess WeiYoung*, Qin Jian said that she just borrowed the descriptive sentences from other novels. It is not easy to pin her down, according to the PRC law.

As I mentioned, *The Princess WeiYoung* copied two hundred and eighty five chapters from other books. In the novel of *The Princess WeiYoung*, Qin Jian did not only borrow concepts from other books, but also used the exact same words or structures in sentences. This kind of coincidence does not only happen in one paragraph but almost all the chapters.


You can try and search for the words “TiaoSePan” (調色盤) of *The Princess WeiYoung* and you would see how ridiculous it could be.

Here is one of the example. In *The Princess WeiYoung*, 173 chapter, “李未央的馬車在城郊停下就見到一座庵堂映在茂盛的樹叢中紅色的牆壁在綠葉的掩映下顯出幾分莊重又有幾分神秘。抬頭望去庵堂的上方高懸著一塊觀匾上書“清心庵”三字。”

This is a part she plagiarized from a book called *Yang Kuei-Fei* by Liu Fang Fang(劉芳芳). Here is the original: “高力士抬頭看去只見眼前的道觀規模宏大環境幽靜。道觀掩映在茂盛的樹叢中紅色的牆壁在綠葉的掩映下顯出幾分莊重又有幾分神秘。抬頭望去道觀的上方高懸著一塊觀匾上書“玉真觀”三字。”

In fact, it is hard to draw a clear line between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plagiarism. If one guy borrowed a setting from another book, then he created a new story under that setting, it may be considered as plagiarism, or just coincidence. Different people would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make different judgement calls: some people may think that 15% is bad enough; some would think 5%. It is a judgement call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me plotlines or story frameworks are assumed to be universal and therefore not plagiarism. Just like *Run Over Run* (EU 超時任務) and *Happy Death Day*, both of the idea of these two works are the same, the main character would get back to a



specific day when she wakes up, then she has to check out something. They have the same basic settings, but their story plots are totally different.

Myths are obvious examples of stories with similar story plots, which would not usually be considered as plagiarism. In Genesis of the Bible, it says "...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moved upon the face of the waters." It is actually similar to a Chinese myth. In Chinese, there is the story of Pangu who separates the sky from the earth. The story goes like this: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only darkness and chaos." These two myths share the same picture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this world used to be dark at the outset. There are signs, signifiers and signified that humanity seems to share. Another example is the concept of "hero" that also possess universal traits. Or the concept of a "shield", which signifies similar things for Wonder Woman or Captain America or Chinese mythical heroes.

All in all, what is at stake here is the general public's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y of plagiarism. For some obvious cases of plagiarism like The Princess WeiYoung to be embraced without any critical response from the audience is a phenomenon to be reckoned with. 囧

References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Amendment). Retrieved

February 26, 2010, from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lib=law&id=8823#menu0>

秦抄案 . (2015, August 08). Retrieved from <https://m.weibo.cn/u/3848721519?uid=3848721519&luicode=20000061&id=3873716267856591>

雲淡





春 風 化 雨

潤物無聲

——專訪鄉師自然學校校長（海星老師）

常言道：「當學生是最幸福的。」誠然，學生的主要責任是吸收知識，不必為口奔馳，人際關係亦比較簡單，所以青葱歲月總是值得享受的。然而，此話仍適合形容今日香港的學生嗎？今日香港，學童壓力與日俱增，不單要應付繁重的功課，也要參加許許多多的增潤班和興趣班，家長認為這可以確保孩子「前程錦繡」，以免輸在起跑線。然而，屯門區就有一群老師懷著異於主流的教學理念，於十年前創立了鄉師自然學校，秉持自然、人本和自立的理念，經營至今。

訪問、撰文及攝影：何寶珠、鍾青雲（CIE 同學）

踏上非主流的教學之路

曾於正規學校任教的鄉師自然學校校長及創辦人海星老師（葉頌昇先生）指出，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創辦自然學校的念頭！在常規教育的體制下，不少教師都受課程所限，未能一展抱負，而且部分教師、家長及學生均看到主流教育的不足，甚至窒礙小孩成長。於是，海星老師便與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師思索更理想的教學方式。「那時，我們為小朋友設計了體驗自然的課程，單單一兩天的體驗，已能令小朋友有明顯轉變、學習效果也非常顯著。這大大加強了我們開辦非主流教育課程的信心！」於是，大家集合起來，於2000年在屯門市郊創辦鄉師自然學校（下稱自然學校）。

以動物名稱呼老師

談到學生，海星老師微微一笑，說：「在這裡教學，『樂』比『苦』要多許多。」在自然學校裡，不論校長、老師、職員或是學生，均以自然界命名，而師生均以此相稱。海星老師指，為自己取一個富象徵意義的名字，除了能令學生更多了解、認識自己外，也是自我覺醒的一種方法：因為要為自己取一個與自然有關的名字，就得先觀察和了解大自然。當一個人能在大自然中找出一件代表自己的東西時，就表示這個人已明白自己的獨特之處。「例如你叫螞蟻，身邊的人為了更了解你，便會多觀察螞蟻。於是，大家除了更了解你的特質外，也多親近大自然。」

除此之外，用這種名字互相稱呼，也令師生關係平等起來，相處更融洽，而這種融洽關係更



在沿著山路上去學校時，看到的標語。

有助學生投入學校事務，海星老師舉例說：「我們學校養了幾隻貓，最近，老師們和學生在討論應否為牠們絕育。有些學生認為應讓貓媽媽誕下小孩，這是生命的正常運作；有些學生則認為要為貓媽媽絕育，因為貓兒太多，會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我們可就這些事，開一個模擬法庭來判斷，學生不單投入其中，也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

接受這種靈活教學的學生，比主流學校的學生更有自信、快樂和活潑。同時自然學校實行小班教學，老師因此較能掌握每個學生的特質，可以因材施教，令學習變得愉快。



海星老師

原名葉頌昇，因為在外國認識到有藍色海星的存在，又因自己名字裡剛好有同音字「昇」而自稱「海星」。1997年起任教小學，但有感傳統教育的局限與不足，於06年毅然辭去工作，專心籌

備鄉師自然學校，並於一年後開學。海星老師現為鄉師自然學校校長，自然協會主席及資深導師，曾接受不同報章訪問，講述自然學校的理念，而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曾與補習名師 Amanda Tann 一起，參與 Viu TV 節目《跟著矛盾去旅行》。

以誠意走進學生生命

在自然學校裡，老師們都秉持一個理念：「我們要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讓他們真正樂在其中，感受到知識增長的樂趣，並學懂正確的價值觀。」倘若學生課堂表現欠佳，未能達標，老師會先找出學生不願學習的原因，然後再作個別跟進。曾經有一位小朋友在正規學校裡不願意上學，父母便嘗試把他轉到自然學校，可是，他仍是不願上課。結果在他就讀的那兩年裡，老師都定期帶功課到他家裡，那孩子感到老師的真誠，結果漸漸願意多到學校上課，並取得畢業成績。畢業後幾年，他回到自然學校，直言感謝老師們願意接納與別不同的他。早前，海星老師就曾把學生的功課集合起來，在市區舉行了一個展覽，令學生明白他們也有值得人欣賞的地方，也令家長明白自然學校學生的特別之處。

海星老師創辦自然學校，原因是他拒絕同質化教育，希望在主流教學外另闢蹊徑，藉與大自然共融的方法，為學生帶來快樂的童年，並找到學習的樂趣。海星老師指自然學校不看重學生成績，堅信只要學生能學會獨立自主、自信，將來就會找到自己的方向，貢獻社會。

以人為本 愉快學習

自然學校與主流學校的辦學理念十分不同。香港人努力賺錢，但又努力花錢，在消費主義的社會中，依賴物慾來獲得快樂，這樣的人生是扭曲的！「有錢、有物質、就是快樂嗎？」海星老師問。其實，要活得快樂，就要降低物慾，所以

自然學校會教導學生何為珍惜，欣賞大自然，讓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木，以至星月、雲霞、清風、驕陽，代替名牌衣飾、山珍海味，讓學生領略甚麼是心靈的富足。

艱苦經營 永不言棄

自然學校有別於主流小學，那麼，經營它會否特別辛勞？海星笑言多年來，成功和快樂比困難要多，縱使有艱苦的時候，但他從沒想過放棄。「我為甚麼要堅持下去？因為看到學生成長，學得開心，讓我知道自己走的路是對的。當然，在過程中我也有所著和成長，這都是我撐下去的原因！」



圖書館內望。

「那麼，經營過程中，有哪些困難，政府有沒有故作刁難？可以具體分享一下嗎？」

「或許，在家長、老師和政府眼中，自然學校比較另類，但在開辦學校時，政府完全沒有給予壓力，可能政府亦樂見社會上出現更多不同理念的辦學團體吧！但由於我們並非主流學校，所以資金並不充裕，這會引致老師流失，我想這是


我們最大的困難……。」慶幸的是，現時的老師都視自然學校的工作為自我實踐，他們都想在傳統教學制度以外尋求突破，也想為小朋友帶來快樂的童年，所以願意留下來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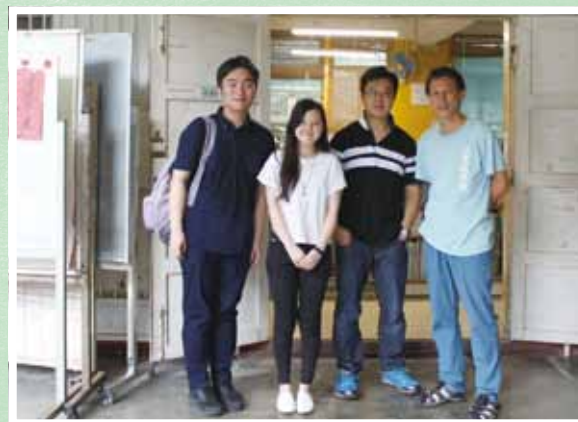
「我們的畢業生升中時，面對不少困難，特別是某些主流學校並不太認同我們，所以我希望開辦中學，讓我們的畢業生也可直升中學，因此，我們需要更多的資金，不單用作開辦中學，也用作對外宣傳，希望我們的理念可以得到更多人認同。」海星老師表示，開辦中學的資金要比小學多得多，因中學要更多的配套和設施，如科學實驗室等。為了籌集資金，海星老師便舉辦了不同的籌款活動，如在 2017 年 4 月時，便舉行了一個全港的大型步行籌款活動，目標為二百萬港元。

學生輕生 教育何價？


過去數年，不斷有學生自殺的新聞，海星老師對此也感慨良多。他說：「其實小學生未必能適應傳統的上學形式，特別是較活潑、較喜歡主動發問的小孩，這是因為小學階段不是理性學習時期，小孩子的才能也不一定顯現在學習上。不過，學生自殺原因十分複雜，未必是由單一原因造成，但他認為大自然可給予人類情緒上的支援。」早在 2005 年，美國作家理查德·勒夫（Richard Louv）便提出了「自然缺失症」，指人與大自然的接觸愈來愈少，而缺少大自然的生活會引致抑鬱、孤獨及產生無助感。相反，多接觸大自然，情緒便可較穩定，人也會較平和。這也是海星老師堅持要學生走進大自然的原因。

再者，現今社會的價值單一，青少年除了讀書外，也有不同才能，只是社會沒有重視這些才能，如一位靠勞力維生的工人在東南亞會受到歧視，但在東歐卻會受到尊重。此外，現時大學生畢業後，不易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是青年人壓力的來源。過去十年，社會的上流機會大減，大學生的工資停滯不前。苦讀四年後，收入卻與一位巴士司機差不多時，壓力便形成了。

現時南韓同樣面對學生輕生的問題，而日本則有學生不想上學的問題。「現在日本已立法，容許中、小學生在有需要時，可不上課。這可帶來減壓效果，香港其實也可以效法。我也希望，家庭成員可以互相支持，更希望社會過度重視成績的風氣可以改變，讓讀書不再成為一件有壓力的事。」海星老師勉勵同學，說：「讀書，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應付父母。要知道每個學科都有它的特別之處，要嘗試在當中找到樂趣，並且視讀書為人生中一件要自行負責的事。這樣，讀書才会有動力，生命才会有希望！」



左記：鍾青雲同學、何寶珠同學、李慶餘老師、海星老師。



Nissar ahmed (左) 和 Afraz ahmad (右) 都能操流利的英文及烏都語，而 Nissar 廣東話的溝通能力更和香港人無異，但 Afraz 只可作簡單的廣東話對談。

少數族裔的

避風港

——非華語學生的語文學習寫照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6 年的中期人口統計，香港大約有 8% 的人口（不包括外傭）為非華人，當中有不少為少數族裔。他們在香港土生土長，人口在過去 10 年間持續增長，是組成香港多元文化的重要部分。可是由於缺少認識，一般香港人談及「少數族裔在港生活」的時候，便會聯想到「困難」、「歧視」、「不公平」等字眼，認為他們很難適應香港生活，並缺少升讀大學的機會，也較難找到社經地位較高的工作。然而事實到是否這樣呢？為了解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真正生活，我們特意邀請兩位巴基斯坦裔學童：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六生 Nissar ahmed 和中三生 Afraz ahmad，希望透過他們的故事去了解現今的社會政策是否真的能幫助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

訪問及撰文：何宇航、郭嘉輝、楊浚全、余綽然（CIE 同學）



Nissar(右一)與中學同學出席謝師宴。

溝通語言是融入地區社會的關鍵

香港是一個華人社會，以中文及粵語（廣東話）為學習和工作上的日常用語。然而，中文涉及複雜部首和筆畫，與英文和烏都語等書寫方法大相逕庭；廣東話更被公認為最難學的地方語言之一，不只有九聲而難以辨讀，而且與書面語的運用有很大分別。可是，根據香港政府一站通的資料，在港使用廣東話的人口比例高達 89.5%，可想而知，少數族裔若要適應及融入香港社會，第一步必然是能聽寫讀講中文和靈活運用廣東話，這樣方能真正與香港人溝通，融入本地圈子。

眾所周知，幼年為學習語言的最好時機，所以少數族裔若想在學習中更得心應手，真正融入香港生活，就需從小開始學習中文及廣東話，並常常接觸香港人和多加練習；而從他們的社交圈子，我們便可得知少數族裔能否真正融入香港社會。Nissar 本於非華語小學就讀，後來因在入學面試時英語能力表現出色，故有機會入讀本地中學。在正規中文教育環境下，他的中文和廣東話能力都有所提升，更結識了不少香港朋友，擴闊了社交圈子，得到更多機會使用廣東話。反之，Afrac 一直就讀非華語小學和中學，對於自己的中文能力欠缺信心，所以不太願意與港人接觸，令他的社交圈子只有少數族裔的朋友。由於社交

圈子的不同，當問及他們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時，Nissar 認為他同時屬於「香港人」和「巴基斯坦人」，而 Afrac 則認為自己只屬於「巴基斯坦人」。相同的身份卻有不同的身份認同，正正說明了溝通語言是融入香港社會的關鍵，語言影響了他們的社交圈子，也影響了他們對身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其實政府和社福機構一直都訂立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去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協助他們適應在港生活。為了協助少數族裔學童可以適應香港的教育，政府開辦了不少提供「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的非華語學校，如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等等，希望幫助非華語學生能更有效學習適合他們水平的中文；而在非華語學校就讀，可以令少數族裔學童結識到更多同屬少數族裔的朋友，從而更快適應學校生活，也可避免因為中文成績而入讀一些排名較差的學校。

除了教育政策外，政府和社福機構都設立了很多少數族裔支援服務中心，解決他們在適應香港生活時遇到的困難，例如翻譯服務、代辦申請手續、提供社工解決個人及家庭問題等等。另外社區中心如 YMCA、小童群益會等，都會為少數

族裔提供中文補習班，從而改善他們的中文水平，而補習班是按年齡劃分，成人也可按需要報讀。

雖然少數族裔得到各種資助和支援，理應解決了生活問題，和香港大眾沒有分別，但他們與香港社區有著難以打破的隔膜。由於大部分香港市民並沒有太多屬少數族裔的朋友，甚至沒有和他們接觸過，那百分之八的聲音，就像在社會中銷聲匿跡，沒有太多人真正關注他們的生活狀況或嘗試走入他們的圈子。究其原因，現時的政策雖然可以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的生活，但根本無助他們真正融入社會和香港人的生活圈子。



Nissar 認為即使是在香港出生和成長，亦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身份，並結識一眾香港好友，卻仍然明顯感受到少數族裔和香港人的分界。

政策本末倒置，融入越趨困難

非華語學校政策雖然令少數族裔青少年較易適應香港的教育制度，卻令他們更難學習正規的中文和廣東話，忽略了收窄港人與少數族裔之間差距的重要。非華語學校所教的中文程度一般較低，以 Nissar 所就讀的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

校為例，他在小五所學的中文只是本地學校小三程度的中文。同時，非華語學校平均只有二至三成為華裔學生，使少數族裔學生的社交圈子只局限於同為少數族裔的朋友。久而久之，他們與香港人的中文水平差距越拉越遠，難以用廣東話溝通，繼而難以融入香港社會，令香港人和少數族裔的分界越來越明顯。

雖然現時有不少中文補習班，但仍有不少少數族裔如 Nissar 和 Afraz 二人般，因動力不足而未有報讀。究其原因，乃因學習中文不單只需要教材，亦需要軟件——環境——去協助。將中文視為第二語言，只會令他們視中文為一門學科，因此他們上課時雖會用中文溝通，但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則使用母語與同輩溝通，缺乏真正應用中文的機會，根本看不到中文的重要性和實際用處。所以，少數族裔學生要在課堂外用中文與本地學生溝通，生活在中文的環境下才可以鼓勵他們主動用中文，否則，學生只會停留在「學」的層面，未能學以致用。由於少數族裔的中文水平普遍偏低，所以他們可以循 GCSE 國際試考中文科來爭取上大學，而 Nissar 亦已在 GCSE 考獲最高級別的 A* 成績（相等於中學文憑試的 5**）。但 Nissar 和 Afraz 二人坦言，若有機會可再選擇，也希望可以盡早就讀本地學校，以學好中文和建



通識老師在文憑試前，幫助 Nissar(左二)和其他少數族裔的學生操練試卷。

立有香港朋友的社交圈子，與香港人一樣報考中學文憑試的中文科，真正融入香港社會。

此外，Nissar 和 Afraz 都認為現今的社福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已足夠，亦有實質的幫助。但這種看似對少數族裔已經有足夠的支援，卻由於「過於實際」，只能協助他們適應香港生活，卻未能幫助少數族裔融入社區，與香港人交流，真正成為香港的一分子。Nissar 亦留意到香港政壇分子鮮有關注少數族裔的需要。反觀其他國家都會留意當地不同族裔的聲音，如很多美國候選人都會在政綱提及非裔美國人的需求。這種忽視令少數族裔更易產生距離感。即使他們有留意本地新聞，甚至有參與佔中時期的罷課，但仍然會覺得事不關己。而這種隔閡，令少數族裔只會活在他們圈子內的世界和空間，建立只屬於他們的小社會。長遠而言，少數族裔只能在香港生存，而非真正的生活，更遑論社區共融。



Afraz 表示對自己的中文沒有信心，港人身份認同亦不強烈。

共融是少數族裔的希望

身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Nissar 表示最希望少數族裔和香港人可以互相融合，有更多交流。由於中文和廣東話是融入香港生活的關鍵，Nissar 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途徑，如幼兒中文班，令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入讀本地學校，從而盡快融入社會。另外，政府亦應正視少數族裔的中文教育問題，並非設立非華語學校，逃避問題的癥結。當少數族裔自小便有更多機會接觸廣東話和香港人圈子，並加上各種已提供的實際支援，少數族裔的生活和融入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令香港真正成為他們的家，他們的避風港，在每天忙碌休息過後，可以再次揚帆出海，享受生活。



Nissar ahmed 和 Afraz ahmad 與訪問小組合照。

逐漸消逝的 風景

——探索香港舊屋邨

從內地到香港讀書後，發現最吸引我們的，不是香港繽紛的生活，而是每日乘坐巴士穿梭於香港的大街小巷時，窗外一棟棟獨具特色的屋邨樓。它們的名字雖平凡，卻「貼地」，而且每一個屋邨都有別具一格的設計，以及友善的鄰舍關係。這對於從小在內地長大的我們來說，真的很特別。

訪問、撰文及攝影：蘇靖渝、陳曉妍、劉佳瑩（CIE 同學）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香港屋邨的源頭—— 美荷樓

說到香港屋邨，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應該是擁有絢麗外觀的彩虹邨，或是出現在《變形金剛4》中密不透風的鰂魚涌怪獸大廈……但是很少人會去探索香港屋邨的起源，思考是甚麼歷史事件造就了今日香港櫛比鱗次的樓房。我們相信，每個屋邨的背後，都有一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所以選擇了香港屋邨的源頭——美荷樓，作為探索香港屋邨的第一站。美荷樓是香港僅存的H型徙置大廈，見證了香港公共屋邨的發展，更見證了香港人如何從艱苦的歲月中走過來。

1953年12月25日凌晨，當人們好夢正酣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熊熊烈火將整個石硤尾寮屋區吞噬了！幸好居民有較高的防火意識，而周邊群眾亦即時參與救援，所以此次大火並沒有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但是無情的大火卻讓五萬名居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家園！

這次大火使石硤尾變成了一片廢墟，也迫使香港政府思考如何在短時間之內安置災民。結果，香港政府制定了公共房屋政策，讓香港人往後得以安居樂業，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一個不起眼的火苗，雖無情地摧毀了許多人的家園，但卻也令美荷樓——香港第一棟公屋，也是現在僅存的一棟六層高大廈——得以出現。

為了安置流離失所的災民，政府全力趕工，

結果於在十個月內，便在獅子山腳下蓋起了首批六層高大廈，讓災民有棲身之所。雖然高樓已經蓋好，但因數量不足，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約120平方英尺的小房子就需要擠進七至八個人，於是，人們得動動腦筋，善用每吋地方，有些甚至把書架當睡床。作為災民，對於該場大火猶有餘悸，故不敢奢望甚麼，所以都默默地忍耐著，把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都往肚裡吞。可是，擠擁的生活空間卻建立了親切的鄰舍關係：

「我要下樓取個東西，你可否替我看看孩子？」

「當然可以，放心去吧！」

「我家醬油沒了，借我些醬油吧？」

「好的，都拿去！」

……

這種街坊鄰居們，你一言我一語、相互問候、有說有笑的溫暖場景，今天的城市人是無法體驗到的。當時的生活雖又窮又苦，但因為有街坊鄰居的相互幫助、相互扶持，生活也過得像詩一樣：數戶人在公共廚房裡一起做飯，每家做出自己的拿手好菜後，會毫不吝嗇地與大家分享，所以美荷樓的住客雖足不出戶，卻可吃到五湖四海的佳餚。不單如此，炎炎夏日的晚上，居民都會聚在空地上，互訴心聲，男士們偶爾會喝點酒，然後訴說在工廠打工的艱難與困苦；女士們則會和幾位好友坐在一起，以打麻雀來消磨漫漫長夜；學生們則會在完成功課後，圍在慈祥的老奶奶身旁，一邊聽她講述年輕時的經歷，一邊慢慢地進入夢鄉。這些情景都是美荷樓居民獨有的珍貴回憶。

美荷樓簡單的排列，簡陋而狹小的居住環境，卻造就了鄰里間寶貴的情誼。建築物可為人遮風擋雨，也可讓人與人的情感發生美妙碰撞，建立和諧關係。



根據五十年代實際環境搭建出來的美荷樓單位，可見當時的浴室和廁所都要共用。



六十年代，人們需要光顧米鋪糴米。

黑白歷史中的彩虹—— 彩虹邨

從美荷樓的歷史中，我們看到了人情味，香港舊式的公共屋邨，是否都能把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構築起來？為了查個究竟，我們走入了另一個香港早期的屋邨——彩虹邨。

走進彩虹邨的那天，驕陽正艷，但我們卻仍能感受到一絲清涼。屋邨內並無新穎的設計，也沒有浮誇的建築，但在如今遍地大型商場和連鎖便利店的香港，彩虹邨絕對是另類的景點。顧名思義，彩虹邨的外牆都塗上了彩虹的七色，而屋邨內的七條路也是以彩虹的顏色來命名：紅梅路、橙花路、黃菊路、綠柳路、青楊路、藍鐘路和紫葳路。這些特色，令彩虹邨充滿著詩情畫意，也吸引了許多人前來拍照，也透露了上一輩人在屋邨內生活的痕跡。

彩虹邨在1963年建成，屋邨內的許多店鋪還是老模樣，一點都沒變。邨內一列排開的老鋪與新開的便利店交錯著，學生三五成群地在便利店的落地窗前享受午餐，路過的街坊鄰居遇見熟識的店主會駐足聊天，小吃店內正排著隊，店內忙碌的員工不慌不忙地預備著食物。眼前的一人一物，一言一行，都反映著屋邨內濃濃的人情味。

我們有幸訪問了一名彩虹邨內的居民，他是一名士多的店主，七歲時已移居香港，後來隨長輩來到彩虹邨，跟著父輩打理士多。這士多在彩虹邨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可說是跟著彩虹邨一起成長。他的言語裏，摻雜著一種時不我與的無奈，他說：「原本這裡是很熱鬧的，可是現在很多人都搬走了，特別是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年輕人因工作、結婚等原因，陸陸續續搬離了。相比以前，現在真的很冷清。」他還說：「這裡的生活挺枯燥，也挺平淡的。每天的生活都很相似，沒有太多的娛樂，無聊時就和街坊聊聊天。」



士多老闆一家人與採訪的同學。

對於屋邨的沒落，其實也不難理解，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經濟起飛，年輕人嚮往外面的世界，不願留在屋邨內過著平淡的生活。漸漸地，屋邨就只剩下不願再奔波的老一輩，他們只能守著彩虹邨，見證它的老去。

店主有否想過搬走？他的回答是：「不會啦，我們早已沒有

搬出去的想法了！」他願意默默守著士多，每天與熟識的人打個招呼，閒話家常，讓小孩子可以用較低的價錢購買汽水雪糕，就心滿意足了。我們想：即使屋邨不如從前興盛，甚至慢慢被人遺忘，但屋邨內的生活痕跡和人情味卻永遠不會消散。士多的老闆願意和素未謀面的學生閒談，不就是人情味的體會嗎？

彩虹邨雖然在香港矗立了半世紀，但屋邨內的人情味不會隨著時間而消失，即使是在人們被鋼筋水泥困住的今天，只要抽空閒逛彩虹邨，便可以感受到屋邨內的人情味。人會走，建築卻不會走，彩虹邨將會承載著這份情感，在香港的歷史中，留下一道最耀眼的彩虹。

人世間的 彩虹與美荷

在石硤尾邨清拆過程中，美荷樓被保留下來，如今依舊癡癡子立在九龍區，只是它已不再是災民的臨時安置區，而是被改建成歡迎世界各地遊客居住的青年旅社。彩虹邨沒有被清拆，它一直是矗立在九龍的東區，每天都有許多人帶著照相機，為它留下倩影。我們認為，這兩個屋邨最大的特色，並不是老舊的建築物本身，而是建築物內真誠的鄰舍關係。

香港的快速生活節奏把鄰里關係都犧牲掉，過分注重個人隱私和封閉的生活，使人與人之間築起了高牆。從前美荷樓居民共用廚廁，生活環境欠缺私隱，卻因此培養出彼此尊重、互相關懷、

守望相助的鄰里精神。原來，在物質匱乏的年代，香港人下班後，在家的空地圍坐一起，談天說地、分享見聞和食物，鄰居之間完全沒有芥蒂。但在科技發達、物質豐富的今天，我們下課或下班後，只會扭開電視或電腦，一個人在虛擬世界中結識不大真實的朋友，而對我們面前的情景、有血有肉的人，卻不屑一顧，以簡單的圖案代替了內心的千言萬語，究竟我們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當我們探索美荷樓和彩虹邨的歷史，走進當年屋邨的生活時，才發現上一輩人雖窮，卻重情；雖艱苦，卻樂天。正如楊絳在《我們仨》所說：「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屋邨裡的情誼如琉璃般脆弱，再過數年，它也許會成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彩虹與美荷，都是自然界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其實，當我們關懷身邊人時，我們心裡的美荷就會綻放；當別人感到我們的情意時，他們就會反過來關心我們，這樣，人世間就會有七色的彩虹！☀



左起：劉佳瑩同學、蘇靖渝同學、陳曉妍同學。

乘風 歸去

——海葬何價？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蘇軾寫這詞時，身在密州，對於京城中正執行得如火如荼的王安石變法，他可算是沒有影響力，但他仍對此變法極多意見，盼能阻止。他希望回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但又有各種的憂慮。對蘇軾而言，朝廷才是他的歸宿。

訪問及撰文：藍筠雅（CIE 同學）
攝影：藍筠雅（CIE 同學）、林惠文老師

「歸去」二字，亦意味著其物本不屬該處。「我們」其實本來就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的出現是巧合，說白了，人只是自然的產物，故有「塵歸塵，土歸土，世間一切只如浮雲」的說法。我們生於香港這個寸金尺土的地方，一生勞碌，為了一個家、一間小房子而付出了大部分的時間，並以勞力換取金錢，這樣的人生不就是一個籠牢了嗎？在香港，或許連「死後」想得到一個安身之所也十分困難，生死也受到約束。當人走到生命盡頭的時候，前方的死亡究竟是否一個終結？可是在離世之前，我們仍然可以決定葬禮的形式。這也許是人死前唯一能擁有的權利。近年愈來愈多人選擇讓骨灰撒在海上——海葬，讓自己的軀殼乘風歸去，隨水漂離。

香港土地資源有限 入土為安談何容易

葬禮的形式看似自由選擇，但事實上有不少限制。土地資源短缺的問題一直困擾香港社會，而且此問題不僅僅影響在生之人，更影響往生者。獲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市民（包括領取綜援人士）可享有殮葬津貼，但只有 12,180 元。如果選擇土葬，它的價錢比起安置骨灰的價格更為高昂，永久安置需至少二十八萬元起，當中並未包括棺木、儀式、手續等費用，因此只有極少數




公營骨灰龕位，氣勢逼人，售價廉宜，故「一位難求」。



十年期墓穴，一到期就得「起身」。圖左方及右下方的吉位正等候「新住客」。

人能享有如此權利，而且市場供應量幾近絕跡。至於公營機構提供的十年期土葬，至少需要一萬七千至二萬元，而且到期後，必須另行覓地安置骨灰。所以大部分市民為先人選擇火葬。然而，近年骨灰龕位一位難求，私營骨灰龕位費用高昂，動輒十數萬元；而公營骨灰龕位（市區）輪候時間長達五至七年。可見在香港選擇葬身之處都「身不由己」。相對來說，選擇隨風飄揚、四



海為家的海葬「入場費」相較廉宜，只需繳付火化費及證明書費用合共 1,360 元即可。因為食物環境衛生署已為遺屬安排每星期六的免費渡船服務，出海撒灰，家屬也不需購買骨灰龕位，海葬可大大減低經濟負擔，是故近年漸見普遍。另一替代的殯葬方式是將骨灰撒到青草地紀念花園，同樣不需高昂的費用，亦不需輪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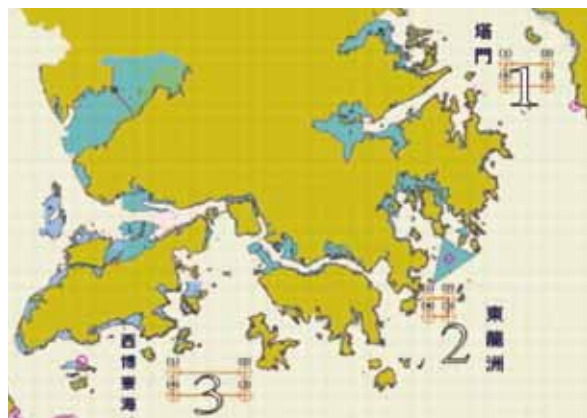
從將軍澳墳場遠眺東龍洲撒灰處。

政府指定撒灰地點

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的資料，申請撒放骨灰的申請人數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香港政府提供免費渡船服務給予市民，將先人的骨灰撒到海上。現時在香港水域撒骨灰，政府劃出了三個指定的地點：塔門、東龍洲及西博寮海峽。雖然香



用來接載家屬往撒灰的船隻，準時九點正駛離碼頭往東龍洲。



食環署網頁顯示指定的海葬範圍。

港政府劃定了指定的範圍，可是撒放先人骨灰時仍有不少的限制，例如：必須根據指定的時間、日期及地點。假如家屬將骨灰撒到非指定的位置，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一百三十二章：「任何人在沒有主管當局書面准許下，在並非墳場的地方埋葬人類遺骸、存放載有人類遺骸的甕盅或其他盛器，或散播經火化後的人類遺骸骨灰，即屬違法行為。」

家屬有話兒：經濟、灑脫、思念

究竟選擇海葬是否如一般人想像中如此經濟實惠且了無牽掛呢？阿娟（化名）是其中一位為先人選擇海葬的家屬。她表示：「為先人選擇海葬，是自己與丈夫的決定，認為這是最好的做法！」但當被問及對之後祭祀的安排時，她坦言有些不便。「政府都有安排，只是不能想祭就祭。」阿娟說的正是大部分海葬家屬所面對的問題。根據食環署回覆：「政府只在春秋二祭租用船隻出海，接載家屬至該帶水域拜祭先人。」然而，家屬希望平日前往祭祀的話，便需自費租船。相反，土葬、火葬便可讓家屬隨時前往安葬地點祭祀，也讓先人有個固定的「居所」。有些百無

禁忌的家屬更把先人骨灰置於家中，終日相伴，方便拜祭。

香港土地資源短缺，骨灰龕場的問題，更是社會討論已久，亦無法解決的問題，想為往生者找尋一個居所真的不容易。因此，海葬便顯得優勝——不需花費大筆金錢安置先人骨灰，亦不需定期繳交管理費。雖然不能將先人安置在固定的位置，可是灑脫的人，便十分「享受」此種隨風而逝的自由。「其實也想灑脫一點，人走了，還有甚麼可留下？」阿娟說這也是丈夫的想法，不需刻意留住已經仙遊的眷屬，與其勉強留下，不如讓其乘風歸去，隨水漂流。

茫茫大海，是部分人的最後歸宿。





個別家屬完成撒灰儀式後，向海拜祭。

把骨灰撒在大海，讓其帶著家屬的思念和牽掛，一起隨風而去，顯得十分灑脫。話雖如此，仍有人為此做法而後悔。每逢春秋二祭，市民都會前往墳場追思先人。先人的墓碑、一幅小小的相片、一個小小的龕位，對於家屬而言，猶像先人仍在身旁。其實傳統安葬方式之所以大受歡迎，除了孝道之外，人們都需要精神寄託，實實在在的墓碑和龕位便能寄託對先人的思念。相反，海葬則失去這功能。先人的骨灰隨海流飄走，追憶時不知該到何處，而先人的精神彷彿隨其骨灰的飄逝而離開了，只留下仍在世的家人和無限的思念。

另一方面，政府近年積極推廣綠色殯葬，也為這些選擇海上撒灰的家屬提供增值服務。食環署專責綠色殯葬的官員指出：「家屬選擇海葬的

原因絕大部分都是尊重先人的意願。為了儘量滿足家屬的要求和平衡服務的質量，每次只能夠接受二十個個案，每個個案限十名親友隨船出發。除了農曆新年或個別喜慶日子外，申請的個案很多，當中尤以八月至十一月為甚。基於慰藉家屬的心靈，政府都會僱用一名禮儀師隨船出發，以便主持簡單而隆重的儀式。這些服務是免費的。部分家屬為求安心，甚至會帶同自己僱請的宗教師，在船上舉行個別的祭祀和告別儀式。」

生命的真諦

我們不禁從以上的繁文縟節和思想的掙扎聯想到「人生的真諦」。其實生命的意義，是在經歷生命的苦與樂當中得以彰顯。在人生每個階段都必定會遇到痛苦的時候，也許當我們回望過



食環署職員隨船出發，主持海葬。



遠方為瑪麗醫院、左方為骨灰龕、右下方為永久土葬墓地。



紀念花園：把先人骨灰撒在兩旁卵石上。

去，不難發現那些煩惱、苦楚其實不過如此而已。然而，每一個難題所帶來的恐懼與不安都是真實的，我們也能從中學到不少。身處這個紛擾的世界，總會面對很多不公平和荒謬的事情，等待政府的龕位，甚或私人的龕位，遙遙無期，總教人感到無奈。未能「入土為安」的先人骨灰，都放在各個長生店的紅色布袋裡，輪候「上位」。骨灰放在袋中不見天日，也不見得能夠

讓往生者得到尊重，甚至在等候期間，家人連拜祭也成為問題。

死亡，是人生中必經階段，而可悲的是，不少人都想逃避死亡。傳統文化的影響，根深柢固，令我們不知不覺將死亡當成禁忌。其實死亡只不過是一個階段，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整個人生。尼采認為：世上一切都缺乏目的，這個世界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個社會被悲哀充斥著，許多人會覺得失去希望，也會對這個世界覺得有心無力。然而，他指出了我們要重視的，其實不是死後的彼岸，亦非擔心自己死後將何去何從，而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創造價值，尋找生命的強度，在人生中不斷創造與發掘新的自己，即使不知道某一天可能會死去，也可以無悔的、了無牽掛的做到隨風而去。☞



縱然置身一呎丁方內，也需輪候數年。

On How Not to Follow Nonsensical Trends in Hong Kong

— By Ma Chiu-sing (CIE Student)

Fēng?

What do you mean?

Trend?

Craze?

Madness?

I have no choice.

I am a Hongkonger.

Fēng in Hong Kong is no doubt a super invisible power that affects Hongkonger every day. Such Fēng is not Li Ka-shing's force field or any typhoons. By such wind I mean trends that would unconsciously influence us all. Wind can be the tool to spread seeds in order to help the growth of life. It can also be the tool to spread fire, which causes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this article I want to discuss some absurd wind, such as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some other off-the-wall behavior in Hong Kong. Such absurdity is causing a fire, destroying our once cherished Hong Kong.

Most people in Hong Kong would agree that their fortunes can be changed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 Hong Kong people actually have two big fortunes. The first one is the twelve-year free education. The policy gives a hand to those students who are facing financial difficulties to gain a chance to study till the gradu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In other words, they need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being in debt and unemployed if their exam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The second fortune is HKDSE,

the only public examination in the new 334 system. As a student, you may disagree that HKDSE is a fortune as it looks more hash when compare to the previous syllabi. However, under closer scrutiny, one will see tha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system itself. It was the implementation that has gone wrong.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changing every single moment. According to Sir Ken Robinson, the chaos is caused by what is valuable in culture that we want to pas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the rapidly changing and unpredictable economy (2010). Imagine you select science subjects as your elective and hope that you will be a doctor one day. However, at the moment you actually become a doctor, would you feel satisfied? It really depends on whether you follow your own passions or you simply do as told. Making a correct decision that is true to your heart is alway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hard work. Once your mind is set on a goal, the process of hard work is its own reward.

Other than academic pursuits, “whole person

development” is also all the rage in Hong Kong. Respecting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elderly, is one such trait that the whole person agenda wants to cultivate among youngsters. However, the reason behind such behavior is distorted. People seem to be only robotically following rules instead of performing an action from their hearts. The discussion about “priority seats” on public transports is the best illustration. People give up priority seats, for what? They are scared. They feel pressurized to conform. It is ironic that in a city populated by highly educated people, it is the camera that is enforcing law and order, along with other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discussion forums.

In 2009, priority seat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MTR. It aims to promote good behavior in order to help those in need such as the elderly, pregnant women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y (MTR, 2017). In some way, the mission is perfect. However, the good intention is gradually being twisted. The term “humiliation seat” was then created to mock the unexpected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people who are really in need would still opt to stand even when such seats are vacant. Another funny and unexpected result is when some people dare challenge such unspoken rules. Even though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likely to become the victims of certain forums’ powerful “human flesh search engines” on social websites or video-sharing websites. Some people do need a seat after long hours of hard work although they may not appear to be “in need”. As we sit down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screen with a bowl of popcorns, we really should ponder if we should encourage such internet lynching.

Another absurd trend is a lot harsher: the forever-rising property prices. According to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done by Demographia, properties in Hong

Kong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afford in the past seven years (Hartwich, 2016). The most absurd of all is that the price of a property usually requires a person to lead a sub-standard life for 18 to 40 years, only to achieve the basic purchasing power to own that property (Hketcom, 2017). Let’s bear in mind what Ricky Wong, the chairman of Hong Kong Television Network Limited, once said: “prope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goal for teenagers (Hketcom, 2015). Not that we don’t want to live in a nice place. It is just that we shouldn’t put all our eggs in one basket.

“You don’t learn to walk by following rules. You learn by doing, and by falling over.” This is a famous quote from Richard Branson. His quote points out the true attitude in the society. Before we achieve our own dream, we must face the process of failures, mostly induced by the majority in society. Fēng is just a na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trying to destroy us, while Fēng itself would not know. 風

Reference

Hartwich, O. (2016, Aug. & Sept.). The 13th Annu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7 Rating Middle-Income Housing Affordability.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mographia.com/dhi.pdf>

Hketcom. (2017). Hketcom. Retrieved 27 July, 2017, from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634712/> 全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 香港連續 7 年冠絕全球

Hketcom. (2015). Hketcom. Retrieved 27 July, 2017, from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606184/> 王維基：買樓夢

MTR. (2017). Mtr.com.hk. Retrieved 27 July, 2017, from https://www.mtr.com.hk/en/corporate/projects/projects_ops_improve_train_seat.html

Robinson K. (2010). RSA Animate: Changing Education Paradigms: The RSA

不息



風華再現

——專訪創新粵劇演員黃寶萱女士

粵劇，又稱「廣東大戲」，是以往廣東地區的主要戲曲劇種，「睇大戲」更是上兩世紀市民的主要娛樂活動。早於 1940 年代，大批粵劇工作者因二次大戰移居香港，至五、六十年代，香港粵劇發展更趨蓬勃，名伶輩出，掀起了一股熱潮。任劍輝、白雪仙的絕配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由二人徒弟所創的雛鳳鳴劇團亦受到不少中年戲迷的喜愛，但時至今天，我們已經甚少聽到粵劇名伶的名字，時代變遷令粵劇接不上軌道，現今群眾對於粵劇的興趣大大減少，粵劇似乎成為了「老套」的代名詞，多數人不懂、亦不願接受。粵劇面臨青黃不接、觀眾斷層等危機，各界紛紛提出挽救方案：要求政府增加演出場地、培養年青觀眾、增撥資源等，希望令粵劇這項文化藝術風華再現。粵劇行業中人亦提出其中一種改革方法，希望改變粵劇「老套沉悶」的形象，為觀眾帶來新的觀感。是次特意訪問粵劇演員黃寶萱，與我們分享與別不同的粵劇——創新粵劇。創新粵劇並非凡舊必反，按其說法，「粵劇不是夕陽文化，它只是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

訪問及撰文：鄧珽文（CIE 同學）



「其實我可以每天表演《帝女花》、觀音劇，但是否能夠吸引觀眾呢？」黃寶萱幾年前到泉州看梨園戲，發現當地舞台製作、道具、樂曲均加入了不少現代元素，與傳統戲劇截然不同，令她大開眼界。她笑言：「如果近年來泉州的人都看這種戲曲，他們來到香港看粵劇，會否覺得我們很落後呢？」因此她認為，要為粵劇注入新生命，需要變成在任何年代、面對任何觀眾都能進行教化的藝術表演，這種改變需由內至外，包括表現手法、舞台設計等。黃寶萱為了破舊立新，開始嘗試演創新粵劇，於演出中加入不少現代元素。創新粵劇的重點在新，那是否一切均以「變革」先行？變與不變之間如何衡量取捨？她指出：「粵劇離不開四功五法、手眼心法步、唱做唸打、廣東話、廣東音樂、拍和等，如果去掉了這些，粵劇便不再姓粵了！於是我把守著這些關口，在其他範疇上包裝粵劇，這就是我的堅持。」

在表現手法方面，她改變傳統粵劇過於古舊的思想，和直接說教的表現方式。傳統粵劇的題材多宣揚忠君愛國、父慈子孝，但這些價值觀與現代觀眾距離頗遠，需要切合時代不斷更新。於是她在中國傳統思想上，再加入一些現代思想，以增加故事趣味及引起共鳴。以其改編劇目《覆水難收》為例，女主角因丈夫只顧埋首讀書不求上進，以至三餐不繼，生活亦成問題，故她希望能與丈夫離婚，另謀出路。傳統粵劇若涉及此等情節，必會直接寫成女主角不聽從丈夫安排是錯誤的，未能克守婦道，是一個不懂三從四德的人，在劇中更不會有好下場。但創新粵劇則一反前人的作風，為劇中人輸入現代人的價值觀。黃寶萱舉例說：「我會安排幾個市井角色，他們會不時說出心裡的想法，如『這個人思想不正當，經常說離婚』、『老公這麼不上進，應離婚』等。」傳統粵劇作為教化工具，為一般教育水平不高的觀眾帶來容易明白、切合社會標準的道德規範。但這套方法卻已不能切合現代教育水平較高、有獨立思想的觀眾，尤其是年輕一群，對這種兩性間不公平、欺壓女性的戲碼更是排斥。所以黃寶萱利用對白設定，為劇中配角注入現代思想，表達女性面對婚姻困局亦應有自主的權力。

粵劇作為表演藝術，有現代人的精神內涵亦需要追上時代的表演方式。故在舞台設計方面，黃寶萱改變以往用一塊布作為佈景的模式，花更多心思於舞台美術上。傳統粵劇多以一塊布作為佈景，布上畫上不同圖案，就變成樹、河流、甚至官邸、皇宮，但她卻用了不同的場景佈置，如在幕後堆砌大量光管來成為一條河流，予觀眾





黃寶萱於《覆水難收》飾演崔氏，怒罵丈夫只埋首讀書，憤而搶書。

波光粼粼的感覺；又或在台上設一塊紗，人們出入時都要經過這塊紗，讓觀眾明白場景轉移，不會一頭霧水，增加投入感。此外在音樂設計方面，她更加入一些新編小曲，帶來音樂效果上的新鮮感。她對視覺聽覺效果有這麼高要求，是務求效果更真實，更切合現代觀眾日常的視聽習慣，希望令觀眾耳目一新。

時下年青人大多不會留意「追不上潮流」的粵劇，而筆者卻是例外，屬於小眾的年青粵劇迷。粵劇的吸引力在於其宣揚的教化精神及其優美文雅的語言，這些都是其他藝術形式所無法取代的。以黃寶萱的改編粵劇《清風亭》為例，故事講述張氏夫婦在清風亭撿了一個棄嬰，把其養育至十二歲，但他忍受不了貧困，於是認了親生娘親；後又因嫌親娘囉唆，把親娘毒啞；及後他中了狀元回鄉，也堅決不肯認張家養父母，最後遭到天譴。故事警惕現代人「孝順父母」的重要性，故事中的兒子過於功利，與現代人有相近之處，他遭天譴的結果，盡顯警世意味，正能教育金錢掛帥的現代觀眾；而一句簡單的「落花滿天蔽月光」，足以令人聯想到秋天黃花飄落，把月光遮蔽的場景，更為主角二人的慘痛遭遇渲染氣氛，讓人充滿遐想。

黃寶萱

黃寶萱，年青粵劇演員，習花旦，師承吳聿光。2003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中國戲曲深造證書（粵劇）課程。父親為著名粵劇演員黃金堂，幼承家學，自少對粵劇有濃厚興趣，並學習樂理及西洋樂器，培養音樂基礎。2014年獲「西九戲曲中心粵劇新星」的「優秀表演獎」。2015年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新秀獎（戲曲界別）」。近年參與多項粵劇劇本及音樂相關工作，並積極演出多齣改編粵劇，如《覆水難收》、《清風亭》等，受到各方關注及好評。

創新粵劇以現代化的舞台設計，為人物注入現世價值觀，是否真能讓粵劇風華再現？事實證明黃寶萱的革新是成功的。如《覆水難收》三度公演均大獲好評，入場人次更不斷上升：由初演的入座率僅約三四成，至再演達五六成，及至第三次公演更高達九成，可見越來越多觀眾接受這種新派粵劇。黃寶萱更分享一則趣事：「當我演《清風亭》的結尾時，我看到台下很多一張張白色的東西，仔細看原來是紙巾！」可見創新粵劇已成功打動觀眾的心，筆者正期待粵劇風華再現的一天。



粵劇演員黃寶萱（左）與國際學院鄧珽文同學合照留念。



舊物的 遺風餘澤

——專訪文具收藏家鍾燕齊先生
和木器雕刻師傅郭建軍先生

「舊物」之所以舊是因為它總帶著不同的歷史和想念，喚起人物的懷舊情思。我們生活在一個科技日新月異的世界，科研成果豐碩、研發產業蓬勃，一切都推著人們繼續「進化」，回望歷史反倒變得不思進取。正因如此，歷史回憶似乎也被新科技摧毀得支離破碎，懷舊者收藏沒價值的舊物，更常被譏為「老套、迂腐、墨守成規」。但是，沒有舊物，何來新知？可幸社會還有許多小人物默默「拾荒」，為我們的集體回憶作歷史紀錄。這次，我們特別訪問「銀の文房具」的創辦人鍾燕齊先生和「郭記木器雕刻」的老闆郭建軍先生，探究這些小人物如何透過收藏舊物，見證歷史的遺風餘澤。

訪問、撰文及攝影：呂琛瑜、鍾文琪（CIE 同學）



鍾先生在訪問中非常熱心講解自己對文具收藏、香港玩具展的看法。

鍾燕齊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新蒲崗工廈創立「銀の文具」，展覽他收藏的玩具、文具。鍾先生也會將收藏的舊文具作慈善捐贈給孩子，將舊文具文化散播給新生代。

以文具收藏見證時代變遷

「銀の文具」的創辦人鍾燕齊先生從1985年開始收藏玩具，後來便擴大到收藏文具、教科書、紙紮等，更搜尋香港各區藏有舊物的倉庫，主動接觸物主議價收購。可是搜集過程也困難重重，原來物主不一定會願意出讓，還質疑他花錢買物主口中所謂「垃圾」的動機，往往將他拒諸門外。為了建立關係，取悅物主，鍾先生試過花盡心思去「刨馬經」，跟物主打開話題，讓對方看到自己的誠意。或許，有人認為鍾先生低聲下氣去哀求物主出售舊物這做法是愚蠢的，但鍾先生卻因此打動了不少人讓出「心頭好」，有些物主更主動向鍾先生捐出舊物，可謂「功夫」不負有心人。

隨著收藏文具的數量與日俱增，鍾先生發覺通過「收藏」來保存實物的做法始終只屬小眾，仍未取得大眾關注。因此他將多年收藏的舊物展覽出來，創辦「銀の文具」，將七、八十年代學生所用的鉛芯筆、擦膠、公仔紙等陳列上架，創造一個喚醒市民珍惜舊物的空間，更為新一代

製造「遐想」的機會，讓他們在一件一件文具中，看到香港歷史文化的特色和進程：從中國的紙筆墨硯到日本歐洲出產的文具，皆記下了香港華洋雜處的生活情況。鍾先生不僅是收藏者，他還熟知每件文具的生產年份和產地，某些文具背後的设计原理。從文具的優劣比較、潮流興衰，到文具收藏自香港哪間已結業的文具店，都讓他看到收藏實體文具的意義。



鍾先生經不同途徑收集到這些文具後，會透過「文具銀行」捐贈給有需要的人。

也許，眾多人都不明白鍾先生執意開辦「銀の文房具」的用意，甚至認為這裡只是一個影相打卡的聖地，但鍾先生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說：「不時會有各地遊客、青年人，甚至幼稚園學生來參觀，我都會為他們講解，所以我的收藏品很有保育和教育意義。」他借用了最近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的「香港玩具傳奇」展覽為例，認為博物館策劃人花了五年時間僅展出各大玩具品牌的主導產品，展出玩具沒有標註國家，也沒有歷史說明，展示效果完全沒有突出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只是單純指出廠商與各個品牌之間的商業合作。他不認為高人氣多宣傳就代表成功，倘若展覽只提供拍照打卡的景點，只會造成惡性循環，為看而看。

現代人幾乎將所有注意力都投放在科技上，每天只在不同社交媒體中點擊留言，遊走於現實和虛擬世界，忽視了實體用品給予生活的真情實感。所以鍾先生希望透過開辦「銀の文房具」，向市民傳遞保存舊物的用意：「物件對於我來講並不重要，因為人終究會死，收藏文具只不過用於引證時代變遷。」他認為收藏文具表面看似資源回收，但看深入一層，便能發現舊文具演變成歷史物件的過程：透過生產年代、科技、地域文化的不同情況瞭解文具的變化，透過固有物資引證不同年代文具市場的差異，以及香港人生活面貌的差異。原來舊物不只是用來懷舊，它還可以讓我們認識到舊物給文化歷史的滋養潤澤。

以木器雕刻見證人情世故

大家還記得舊式茶樓禮堂那對手藝精湛的木雕龍鳳嗎？有沒有留意牆上掛著的木製菜牌呢？扎根深水埗二十九年的老鋪——郭記木器雕刻，是郭師傅創立的。他由十六歲開始就跟爸爸學習木器雕刻，並於1988年全家移居香港，也將這門手藝帶來香港。開鋪至今，他見證著木器雕刻在香港的盛衰起伏。

郭師傅回想初到香港時，整條街的店鋪都是賣木材、雕刻器材及木器雕刻品。為了讓市民知道他的手藝非凡，他特別用心製作自己店鋪的大招牌。「開鋪時花了半個月時間來製作這個招牌，它一直是鎮店之寶，讓人知道我熟練的手藝。結果一傳十，十傳百，人們知道我手工好，用心做，所以有很多人特意找我訂製木雕。」郭師傅興奮地說。他回想，無論大至茶樓招牌，小至擺放家中的「神主牌」，許多都是出於郭師傅手中。每



郭師傅正為廟宇雕刻經文木牌，他說這功夫難度較高，很受受傷。



郭師傅正為神主牌上的雕刻塗上金色油漆。

郭建軍

「郭記木器雕刻」的老闆，原籍浙江，出生於木雕世家，從十幾歲起便學藝，堅持以雕刻手藝為生。移居香港後仍一直用心經營木器雕刻，致力保存傳統手工藝技術。

次到中式酒樓，他的孩子看到父親雕成的招牌就非常興奮。但隨著時間過去，這傳統手工藝也逐漸式微。茶樓都以霓虹燈代替木招牌，新式家庭更棄用神主牌；木器雕刻這種吃力多利潤少的工作，自然不是年輕一代的「那杯茶」；加上內地廠商「高效率，低成本，低價格」的營運方式，使郭師傅生意一直處於下風。但為甚麼他仍要這麼堅持？

原來每一句客人讚美的說話，都是郭師傅繼續堅持的力量。郭師傅還記得一位熟客說：「你的手工精細，我寧願用錢買你用許多心機製成的出品，都不會買用機械生產的大陸貨。」雖然人手雕刻這製作方法已過時，但人們就正正喜歡郭師傅製作時的那份心思和手藝，享受在製作時可看到整個過程，又可以與郭師傅閒聊，成為朋友，令香港回復昔日老主顧的人情味。雖然競爭大利錢薄，但郭師傅沒有將貨就價，仍舊保持高質手藝，只因為人情無價。

其實，見證著木器雕刻被淘汰，郭師傅也曾有過極消極的想法。後來，有組織誠邀他教授雕刻酒樓的舊菜牌時，他就想以工作坊的方式去傳授手藝給有興趣的人，也可讓這傳統手藝得以流傳。郭師傅說：「現代社會很難以木器雕刻為職業，但作為興趣，那就沒問題。」他更樂觀地希望他為中式茶樓雕刻的木招牌能保存大家「飲茶」時歡聚天倫的回憶，而他為小家庭雕刻的「神主牌」則能保存後人尊敬祖先的孝思——希望這小小的木雕手藝，能以不同的方式潤澤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小結

以上這兩位小人物的小故事，讓我們知道香港人仍然很有人情味。即使大家素未謀面，但他們仍對我們非常熱情，在訪問中熱心地介紹他們的舊物、分享他們的往事。在這以金錢利益為重的社會，人們總會因為利益而忽略了香港本土文化，然而仍有許多人默默無聲，以不同的舊物，潤澤香港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讓我們更愛「我城」。



大風潮 小氣候

——從本土電影看香港精神

香港自 2003 年與中國簽訂 CEPA 協議後，兩地便合作頻繁，中港合拍片亦因此大行其道。不少香港導演為提升知名度及令收入更可觀，紛紛投身中國市場，而在這一股中港合拍電影的風潮中，仍有本地小眾導演，願意承擔風險，不求巨額票房，堅持拍攝屬於香港的獨立片。究竟是甚麼原因讓他們願意挺身而出，力抗這一股大風潮呢？而他們所拍的電影，又能否自成另一個小氣候？

撰文：蔡炳明、黃震綸、冼蕙嵐（CIE 同學）

憂心未來無補於事，努力打拼才有意義

教育制度的扭曲、社會意見的分歧，種種問題都讓現今的香港人，終日自怨自艾，自覺身處於一個愁雲慘霧的都市中，整個香港瀰漫着一股負能量。然而，觀乎近年的港電影，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導演們都不約而同地強調「香港精神」，希望透過電影來增加社會的正能量，提醒我們要樂觀積極面對逆境，讓觀眾能重拾七、八十年代的那份衝勁，咬緊牙關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昔日的香港是一個自由度極高的城市，但近年來人們的言論和行為卻漸受掣肘，香港政府的認受性也隨之備受質疑。於是社會響起了一片「自己香港自己救」的聲音，年青一輩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不再冷待社會議題。一批新晉的香港電影導演便希望透過港產片中的社會元素，盼望更多的年輕人去接觸，並更了解他們身處的社會，思考未來種種的可能性。

以導演陳志發的《點五步》為例，《點五步》記錄了八十年代首支香港棒球隊的成立，以及其

奪得公開賽冠軍的事跡。導演陳志發藉此青春勵志的故事，希望用過去鼓勵未來，告訴香港人即使困難重重，但只要到最後一刻也不放棄，便會有成功的可能。人們在八十年代的生活雖苦，又需面對九七大限，但上一輩仍依靠一份憧憬，一份拼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未來。若把電影的背景套用於現今社會，香港人面對「五十年不變」的限期，那種對未來的憂心與八十年代的狀況類同，只是人們在現實的陰霾下，逐漸失去那一份對生活的憧憬和希望。

《點五步》的導演陳志發在電影中加插了雨傘運動的鏡頭，男主角站在金鐘夏慤道帳篷陣中，手中的棒球徐徐落地，滾到黃色的旗幟停下。由於電影充滿政治隱喻，不能在內地上映，意味難有輝煌的票房成績，但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導演陳志發並沒有氣餒，一直堅持著這一個理想，為的是重拾「香港未死，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意念，勉勵年輕人要活出自己的風采。正如電影中的警語：「校長沒有說過要你們贏，但我有說過，要你們不要放棄。」在在告訴香港人要打起精神，再一次發揮打不死的香港精神，鼓勵我們要勇於面對生活，重拾對未來的信心。


年輕應該有夢，堅持終有回報

由於年輕一代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如何栽培他們，一直是社會關心的議題。可是，香港的教育制度一直被人詬病為填鴨式教育，除了局限孩子的發展外，亦為一眾莘莘學子帶來無比的壓力。「求學不是求分數」只是宣傳口號，和社會現況背道而馳。現實中，孩子由一踏入幼稚園開始，便已經被父母安排參加大量體藝活動及補習班，務求有一份黃金履歷，好讓他們進入名校小學，再入名校中學。

在現今考試制度下，不少人都抱着「一試定生死」的觀念看待公開考試，認為只有在考試中取得佳績，才能在社會獲得較高地位，得到大家認同。學生投放大量資源和時間在補習上，學習考試技巧，但注重學習答題技巧，學生真的可以學習到真正的學識嗎？賺取千萬年薪的補習天王的出現，更明確道出現今教育制度的荒謬。導演吳信輝便希望透過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分享呂慧紅校長的故事，來喚醒人們應正視教育的本意。電影中，呂校長（楊千嬅飾）向「教育天

王」錢寶宜（森美飾）說明何謂真正的教育，強調用「身教」去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不應該使它淪為一盤買賣。

此外，電影中，呂校長給予學生一份有關夢想的功課，當五個學生回家找家人，並詢問他們的夢想時，每人都不期然回憶昔日對夢想的憧憬，但因受著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不得不放棄夢想，專注為生活打拼。這一幕其實也是香港人的現實寫照。在香港，大部分人都以賺取金錢為人生目標。當中學生選擇修讀科目時，若他們選讀文科，便會受到家人反對，認為這會影響他們日後成為醫生、律師等高薪厚職的機會。電影正是希望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皆可夢，我們不應因為他人的說話而放棄自己的夢想；社會也應尊重年輕一代追夢的權利，只要堅持努力，總有一天可去到目的地，得到他人認同。正如呂慧紅校長般，無視旁人的冷言冷語，毅然放棄在名牌幼稚園工作的機會，轉而在一間面臨殺校的幼稚園工作，最後成功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並讓社會大眾重新審視教育的真諦。

A photograph showing the silhouettes of a woman and a child against a sunset sky. The woman is carrying the child on her back. The scene is dimly lit, with the warm colors of the setting sun creating a soft glow behind them.

在中港合拍電影此一風潮中，香港獨立電影能逆處逢生，乃因港產片的地位無可代替，對香港人別具意義。除了電影中的場景、道具能勾起香港觀眾的回憶外，電影中的劇情多反映社會現實，觀眾在觀賞電影之餘，也能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社會，了解自身處境。除了有《點五步》、《五個小孩的校長》等真人真事改編電影外，又有《哪一天我們會飛》、《狂舞派》等青春、熱血的追夢片，更有對舊時香港電影的致敬片，如《救殭清道夫》、《殭屍》等，亦有觸及社會議題的《十年》、《一念無明》等，可見香港電影類型多樣化。

或許，在外國人眼中，這些都只是一些普通的勵志電影，然而在香港人眼中，自有其意義，特別是當中所強調的「香港精神」。香港經濟未起飛之前，生活或許比現在難過百倍，既然上一代也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創出一片天，年青的一代也定必有此韌勁面對當今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扭轉局勢，自成氣候。因為，我們都是香港人。☪



讓「共享」成風

——重拾合作互助的社會價值

市場經濟在過去二百年間不斷發展，人類在生產和消費活動上皆變得高度個體化，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漸變得脆弱，我們的經濟活動幾乎壓縮得只剩下買入與賣出。然而，隨著 Uber 及 Airbnb 的出現，「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在世界各地捲起風潮；另外，在香港有店鋪讓顧客自由定價，打破訂價傳統。這些新經營模式，強調在買賣的同時，合作、互助、互惠的精神，重新得以彰顯，並衝擊傳統經濟概念，挑戰社會固有價值的框架。

訪問、撰文及攝影：黃凱宏、黎劍昇、梁安琪（CIE 同學）

「共享經濟」掀風潮

「共享經濟」定義廣泛，一般以「充分利用閒置資源」為共識，在削弱擁有權和強調使用權的情況下，利用閒置的資源換取收入，讓原本閒置的資源發揮它最大的價值，Uber 與 Airbnb 正是將此概念分別套用於交通和住宿兩方面。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原來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街坊、青年默默將「共享」概念提升至另一層次，並將它帶入社區，建立同儕共享的訂價模式。

「不是垃圾站」——非你所想像的「垃圾站」！

星期六下午四時正，元朗港鐵附近突然熱鬧起來，只見空蕩的平地突然冒出了幾個地攤小檔，匆忙的途人也都放慢腳步，一眾街坊走上前尋寶。

從垃圾的定義而言，當物件對我們再沒有任何價值的時候，該物件便成為了垃圾，放置於一角等待扔棄。值得深思的是，一件物件是否無用，並不只局限於個人的判斷，它可以是屬於社群的東西，只要當中有人認為它有意義，那就不再是垃圾。因此，居住在元朗的一班街坊自去年初開始，每逢週六均會在元朗西鐵站附近開設街站，稱之為「不是垃圾站」，它是一個「非組織」的團體，由元朗一眾街坊主導、發起和參與。長遠來說，街坊希望讓這個民間的行動成為一個社區試點，甚至可以在香港不同地方百花齊放，改革傳統運作模式，成為「社區資源回收及共享中心」。

先回收，後共享，從而減廢

「回收、共享、減廢」乃「不是垃圾站」的運作模式。除了基本的可回收品外，街坊們會預先將打算回收的物件分類放置在不同攤位上，例如廚具、衣服、玩具等，好讓經過的途人在當中尋寶，挖掘出對自己有用的寶藏；只要攤檔內有你需要的物品，任何人都可以隨便拿取。在這裡，不少住在附近的街坊會主動捐出家裡的二手物品，與他人「共享」，漸漸建立起一個屬於元朗的社區分享網絡。於是，一個物件的價值在「共享」過程中，得以重獲新生，逃過送往堆填區的命運。

反思消費的意義

被視為垃圾的物件在「共享」後轉化成為他人有用之物，除了可幫助減廢外，這種交換方式也是社群交往和團結的重要元素，同時也盛載著人與人之間合作互惠的精神。尤其是在現今消費單一的年代，隨手一張八達通，或信用卡便可滿足個人消費的慾望。不過，在認識了「不是垃圾站」的共享概念後，日後我們在消費前，可否停一停，想一想，透過「共享」，以物易物，將無



「不是垃圾站」建立社區分享網絡。

用之物捐出，以減少浪費的同時，也可在「不是垃圾站」裡尋覓到自己合用的物件？

薪火相傳

「共享經濟」顛覆了社會對資產「擁有」的概念，以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而進行交易，有能力的「擁有者」可將物品給予「使用者」，而使用者使閒置的物品變為「有用」的資源。這種經濟模式促使大眾反思在利益當前的社會風氣下，我們會有另一種思維方式？「不是垃圾站」裡常見到有街坊帶著他們的孩子一起當義工，對小孩子而言，這是他們認識「甚麼是交易」的第一步。由謀利變為互助，「共享經濟」的交易概念無形中已在他們心裡奠下了



垃圾改造後變成可用資源。



將「共享經濟」概念傳給下一代。

基礎，將來當他們踏足社會時，或許這個「共享」的新思維，可令這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帶來轉機，並且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蘇波榮」——油麻地的另類訂價食堂

由彌敦道沿著窩打老道向南直走，會見到德昌里這條胡同小巷，附近的修車店令白天的德昌里瀰漫著機油的味道，直至黃昏，一抹晚風吹得透徹，此時有一家小店的鐵閘打開，黃燈亮起，為夜晚的德昌里帶來另一景象，幾張枱檯，一聲問候，幾聲招呼，「你好，這裡是蘇波榮！」。

九個九十後的青年四年前一次心血來潮，與「德昌里2號3號舖」合作，造就了德昌里的蘇波榮，店鋪前身是飲食店，眼見附近餐廳不多，於是順理成章地於百多呎的小店經營飲食。由晚上七點開始至食材售罄，客人自行於路上打開摺枱，餐牌上的食物可隨心配塔，「蘇波榮」最令人注目的是，餐牌沒有價錢，一律由顧客憑良心自由定價！

「我們負責煮東西，你們負責來定價」

起初，蘇波榮曾嘗試為每道菜式定價的，後來有成員引入「自由定價」的概念：客人用餐後，可自行把錢投放到掛在店鋪門口的紅膠筒內，甚至自行找贖。聽到這裡，很多人會問：「能賺錢嗎？」的確，開始時，蘇波榮的股東對於自由定價這概念有不同的憂慮，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和觀察，結論是：有財力的顧客大都願意給予



另類「自由定價」
食堂展現人情味。

較高的價錢，而對於只給一毛幾毫的客人，蘇波榮一眾成員也不介意客人付較少的錢。就如「德昌里2號—3號鋪」這班年輕人所說的「草根就給草根價，有能力的，就多付一點，這就叫做『社會責任價』。」

一餐飯的意義不再簡單

「自由定價」不單是理念本身富有創意，讓食物的價值百分百從消費者角度出發，意想不到的是「自由定價」竟然促進了店員和客人的溝通。當客人初接觸「自由定價」時，感到新鮮，不知不覺間「自由定價」成為店員與客人之間的話題，雙方不只討論價錢、菜式和經營理念，而且天南地北、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種經營模式，促進食客與店員的關係，令整間小店更富人情味。同時，因為不受價格限制，蘇波榮每日的菜式皆可由廚師自行決定，由日式、西餐到「打邊爐」，每日不同的菜單為客人帶來新鮮感。

「自由定價」以食客優先，令購買食物不再只是一場銀碼交易遊戲，而是互相了解、彼此設想。「自由定價」的背後其實蘊含以消費者為先、「社會責任價」、不以收入為考量等理念。正是這份超越交易的人情味，讓街坊與蘇波榮建立深厚的連結，支持蘇波榮營運至今。☞

後記： 新經濟的另類「共享」風從哪裡去？

正如「蘇波榮」的名字 (So boring) 一樣，每天營營役役的我們可否在生活裡找些截然不同的快樂？「不是垃圾站」和「蘇波榮」皆以另類共享的方式，在生活的基礎上改革，讓我們重拾群體生活時互相幫助的寶貴精神。要真正實現「共享香港」，共享閒置城市空間，不失為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好選擇。深水埗「見光墟」是全港第一個墟市地區試驗計劃，該計劃最初是「由下而上」，經過坊間組織推動，最後成功向政府申請短期牌照，讓一眾基層市民在深水埗的一些閒置空地上擺檔，售賣自製手工品、二手物品和雜貨。「見光墟」一方面為基層市民提供自力更生的機會，一方面推動地區墟市文化，不過，短期牌照一過，城市空間又回到空置狀態。我們需要思考的是：與其讓土地長期空置，會否開放給市民使用更好？公共空間不應只是粉飾成美輪美奐的公園或廣場，而是與民共享，共同創造充滿人情味及親切感的「共享空間」。

THE TREND OF SUPERHERO MOVIES:



THE PARADOX OF PROTECTING AND DESTROYING

—— By Hedy Chan Hoi-ting (CIE Student)

Superhero movies are popular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stories based on Marvel Comics and DC Comics. They are the duopoly of this particular genre of production and their movies attract millions of fans to buy ticke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superhero movies produced by the Marvel Studios which has a more organized and progressive universe on film, known as the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MCU). It officially started in 2008 when Iron Man, the first movie in MCU, was released. Later, it develops a well-structured storyline which includes more superhero characters such as Captain America, Thor, and Hulk. In this universe,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Captain America and Iron Man takes place in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released in 2016. They are fighting over whether superhero should be put 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is issue in the film with reference to the Captain America series and the Iron Man series.

There is a basic storyline in every superhero movie that the main character becomes a powerful person and he aims to protect people in his country. In the MCU, everyone can be a superhero, as long as you want to be a superhero and have good intentions to help others. I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aptain America series. Steve Rogers was thin and weak at first. He had no chance to be a soldier, let alone a

superhero, until his kindness was appreciated by Dr. Abraham Erskine, who offered him an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super-soldier treatment. Tony Stark went through a similar psychological struggle when he realized that what he did as a weapon manufacturer actually hurt people. With his intelligence and expertise he developed an armor for himself. Although he has no “superpower”, he can still be a hero because he has strong intentions to save others.

A superhero is a powerful person with superhuman abilities and intends to protect his or her country. “Hero” this term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Greece. It was defined as the best warrior who knows how to fight and kill but he is not representing anyone else. For a “hero” at that time, he simply wants to be great (BBC News, 2015).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changes with time. Later,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Socrates sacrificed himself for an ideal future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ty. His action can be marked as the mother interpretation of heroism (BBC News, 2015). Nowadays, the term “hero” turns out to be an honour to a soldier who is great and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others. But practically no one in real life would say they want to be a hero (BBC News, 2015). It is nothing heroic to be a soldier and what he does is not more heroic than his brothers in arms. It is indeed interesting that we often see in

a hero movie the hero feels like it is a mission for him to save the world and do what we think a hero should do. The audience has gotten used to this formula of a hero that provides the backdrop of all the exciting fight sequences. The audience takes such heroism for granted and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which is the damages made by those superheroes. The superheroes not only protect American national safety, but also bring total destructions to cities and other countries. As the MCU is a continuing universe and these actions happen several times in different films, it is unavoidable for the film producers to deal with this hidden problems. Hence, the superheroes are asked to sign an agreement, Sokovia Accords, which different countries offer in Civil War.

In this film, Rogers and Stark take different stance on the confrontation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 in experience. Rogers is a soldier who knows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limit what he can do when there is such an agreement. He worries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ask him to do what he thinks is wrong or whatever he disagrees with. Therefore, he uses his own methods to do what he thinks is right. For instance, he attempts to catch Zemo, the supervillain, by himself and Bucky Barnes, the Winter Soldier. The audience somehow got the idea that his action is right but, in fact, it is beyond the

boundary of law. On the contrary, Stark feels guilty to people who are injured or die in their wars. It is one reason for him to approve of the restriction on superheroes as he agrees that superheroes need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injuries and destruction. Rogers focuses on his intentions and is afraid that it would be distorted by the government while Stark focuses on the consequence they made after the wars and a huge financial burden on rebuilding the city. Their ideas contradict each other fundamentally.

Obviously, America is such superheroes.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ld War as their movies were made based on comics at that time. In the past, superhero comics were political propaganda to promote ideologies such as patriotism and capitalism. For example, Captain America acts as a moral spirit in America while Iron Man shows mer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No matter Captain America or Iron Man or other superheroes, they are representing the values of America and these values remain in the film a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The movies also show an ideology that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when the superheroes believe that it is a duty for them to protect the world. For a very long time, America has been recognized as the World Police. It seems like America thinks that a great power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so she

interferes in the conflicts around the worl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Korea. This idea is basically the same as shown in the film. Those superheroes believe that they are the only one who are able to provide this kind of protection. However, their actions are in a grey area between law and lawlessness as they are more like a vigilante group with some prerogatives of states (Costello & Worcester, 2014). Thus, it leads to the argument in *Civil War* which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ir lawfulness.

The conflict among superheroes is a self-critique of themselves and America. In the film, they break into two groups which are Team Cap and Team Iron Man. They fight over whether they should be under control and responsible for what they have been doing. The entire movie discusses this issue but the problematic is that ultimately it is justifying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superheroes as World Police. Although it looks like a non-biased description on the ideas of both sides, it actually depicts Team Iron Man vaguely wrong to act as a pro-government group and fight against their old friends. Team Cap are concerned that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do things they are opposed to. In fact, it reveals the belief that their decisions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so they refuse to sign the restriction. Their insistence on this issue turns them

into criminals and their actions are literally lawless. As mentioned before, the ideology of World Police is integral with the ideas in superhero movies. America is doing the same as those superheroes, both in economic censorship or public condemnation and in military intervention. It is indeed strange that when the Marvel Studios tries to appear introspective but it turns out to be just a justification. It seems to boost their ego and prove that their own brand of justice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forms of law and order.

Superhero movies are not produced just for entertainment. It also contains some political messages even though they are not as obvious as those in the comic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elf-critique in *Civil War* fail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destruction. On the contrary, it reinforces its own righteousness instead. ☹

References

- BBC News. (2015, November 22). What makes a hero?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zpxW8mrvw>
- Costello, M. J., & Worcester, K. (2014). The politics of the superhero.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7(1), 85-89. doi:<http://dx.doi.org/10.1017/S1049096513001625>


The Trend of Evil Aliens in Hollywood

The first movie featuring extraterrestrial was *A Trip to the Moon* (1902). At that time, not many UFO sightings were recorded. Extraterrestrial life was not a hot topic in that period so there were few movies about extraterrestrials. In the 1940s, the scale began to expand, the most well-known case is the Kenneth Arnold UFO sighting. He sparked the craze about “flying saucers” and was consider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UFO era.” Later, the film industry began to make more films featuring extraterrestrials. It seemed that talking about UFOs and aliens became a trend as more and more productions were about the extraterrestrials in this universe. If we take a look at the films produced in the period, many of them identify aliens as enemies. This image is so ingrained that we can still see it in movies nowadays. In this essay,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trend of the negative representation of aliens in movies, using the cult classic, *The Thing* (1982), as the prime example. This film was not striking when it was first released, but after decades it has gained a cult following. It is famous for its agelessness because of its storytelling. It succeeds on a story level and a visual level with a synchronicity that is difficult to find in recent films. I do agree that it is outstanding in telling the story while combines visual shock and few sound effects. Eerie atmosphere is also skillfully created in silent scenes.

The most memorable element in the cult classic *The Thing* is the grotesque shape-shifting. Such “aliens” are actually an invisible virus that infects and changes the shape of the host. What makes this

film so spectacularly cult is the amazing practical effects in a pre-CGI age. The blood and gore are unforgettable, striking a stark contrast against friendlier imaginations such as Steven Spielberg’s *E.T.* in 1982. The psychological horror also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Thing* could represent any potential and invisible threats to a community. There is nothing the people can do about the situation but burn the infected bodies because their knowledge in aliens is limited. The aliens are everywhere, they may get infected at any time, no omen, no symptoms. Also, the scientists begin to doubt each other, as they do not know who is going to be next. Aliens not only duplicate human bodies but also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scientists. Therefore, aliens are hostile.

What we have to notice is that the aliens are mysterious in the film. We can barely see any actual aliens in the movie, however, it is obvious that this is about an unknown creature trying to invade and duplicate other creature’s body, and it is not bringing peace. In the end, the scientists only call the creature ‘the thing’. As I said, there is no symptoms nor omen, they can only know who get infected through a simple blood test, which is basically put a hot wire into the blood. If the blood does not burn, then the person is safe. We can only see how the alien cells turn humans into aliens. In this point, we are the aliens. The blood test scene creates tension because we are afraid of the unknown future. When the scientists noticed that no one is clear, they mistrust everyone immediately. The one near them may



—— By Nebraska Tse Hiu-yea (CIE Student)

turn into a disgusting creature at any time. This mysterious ambiance brings horror to the audience because humans are both victims and enemies, which leads to infighting.

There are films that show the opposite side of aliens, like Spielberg's *E.T.*, which was released on the same day as *The Thing*. It did better at the box office and was more popular than *The Thing* in the 80s. *E.T.* gave an unprecedented friendly portrayal of aliens. Also, the film created an upbea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liens. But by far, creating a positive image for the outsiders is still not popular. The vile image is deep in people's mind that leads to a trend in Hollywood to make aliens evil.

Why people feel negative about aliens? When the media started to publish more articles of UFO sightings, WWII had just ended. People tended to have peaceful times and worried that the extraterrestrials would be a threat to human. Moreover, some interactors claimed that the aliens aimed to invade the planet.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edia rendering, aliens were hostile. In *The Thing*, aliens are bringing mistrust to the scientists. They end up doubting and killing others. Also, aliens in this movie have a similar will like humans' – the will to survive. But we know that if aliens survive, i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humanity. The scientists have to disconnect every media, such as helicopter and radio to prevent aliens' growth. This film clearly distributes a vicious character to creatures outside this planet.

Aliens being evil does not happen overnight. Do aliens really bring chaos to human beings? We still do not have an answer. But it is obvious that we have already stereotyped them. They are almost always negative: like *Independence Day: Resurgence* (2016) or *Alien: Covenant* (2017). To sum up, the trend is still going on. Even though there are movies that show a friendly, humane side of extraterrestrials, xenophobia is somehow always more fascinating for movie-goers. 📺

References

- Brehmer, N. (2015). Why it Took Decades for *The Thing* to Become a Classic. Retrieved from <http://wickedhorror.com/horror-reviews/why-it-took-decades-for-the-thing-to-become-a-classic/>
- Foster, D. (Producer), & Carpenter, J. (Director). (1982). *The Thing* [Motion Picture]. United States: The Turman-Foster Company.
- Latagliata, R. (2006). UFO: verità e menzogna. Giunti; RAI 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 List of Films Featuring Extraterrestrials. (n.d.). In Wikipedia. Retrieved Aug 12,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films_featuring_extraterrestrials#cite_note-moon-76
- List of Reported UFO Sightings. (n.d.). In Wikipedia. Retrieved Aug 3, 2017,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reported_UFO_sightings
- Rohrer, F. (2007, July 4). Saucers in the sky. BBC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news.bbc.co.uk/1/hi/magazine/6268708.stm>
- Waller, B. (2014). Major Themes of *The Thing* (1982). Retrieved from <https://zombiesruineverything.com/2014/01/28/major-themes-of-the-thing-1982/>

《覓Invisible》拾貳卷

好風 *Wind Beneath the Wings*

老師編輯組

梁萬如博士 鄭瑞琴博士 李慶餘博士 林嘉穎博士 林惠文博士
謝芷芳老師 邱月兒博士 陳倅嫻老師 Mr. Dickson Cheung

學生編輯組

王子慧 甘鑄澄 伍宇江 成思穎 何宇航 何詠儀 何寶珠 余綽然
吳昊昕 吳倍瑜 呂琛瑜 李星菲 李穎琳 杜曉敏 林小芬 冼蕙嵐
周芷蕙 胡詠翹 孫玉洋 梁安琪 梁慧恩 郭嘉輝 陳咏潼 陳津卉
陳美玲 陳軍銓 陳詠樂 陳奮勤 陳曉妍 陳穎怡 陳穎雪 陸曉琪
彭家洛 馮奕瑤 馮倩茹 黃子鋒 黃海萍 黃凱宏 黃善義 黃震綸
黃曉敏 楊竣全 鄒秀清 趙加恩 劉佳瑩 蔡炳明 鄧思曼 鄧珽文
鄧凱丰 鄧澤旻 鄭芷婷 黎汶懿 黎劍昇 鍾文琪 鍾青雲 藍筠雅
蘇靖渝 Hedy Chan Hoi-ting Ma Chiu-sing Nebraska Tse Hiu-yee
Vanessa Wong Lai-hang

攝影

CIE師生

設計顧問

Marco Wong

承印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出版日期 二零一八年一月

地址 沙田石門安睦街8號

電郵 cic@hkbu.edu.hk

網址 <http://www.cic.hkbu.edu.hk>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4115-1-8

感謝所有支持《覓Invisible》出版的朋友！

All compliments shall go to those who have offered us support!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
休笑本無根。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 曹雪芹〈臨江仙·柳絮〉

玉山堆裡看冰山，磐石當空意自閒。
懸波崑崙難比擬，湖風吹我出林間。

—— 饒宗頤〈黑湖〉

ISBN 978-988-44115-1-8



9 789881 411518